



倚虹說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3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0642B



倚虹說集 下冊目次

離婚後的三對信

傀儡婚姻

七箇自殺的婦人

北里嬰兒

一星期的買辦

崔將軍妾

崔將軍妾軼事

十月姻緣記

倚虹說集 下冊目次



~~280621~~



倚虹說集

下冊目次



離婚後的三

封信

畢倚虹

姬孟龍和林玫樓女士結婚了。三年有一天因爲不甚重要的事實意氣兩不相下。姬孟龍與林玫樓合議的離婚了。溯他們自提出離婚的意思到實行宣告離婚。雙方簽字的時間可憐不過祇有十四小時內中還有七小時是深夜睡

眠時候共總實際上只有六七小時的語言衝突便輕率的完成了。離婚手續當時林玫樓便出了姬孟龍的宅第乘火車赴蘇州去了。姬孟龍於玫樓去了以後的第二天便寫了一封信給玫樓。其時距離他們夫婦離婚的時候纔過二

十三點鐘。第二天又寫了一封信給玫樓。那時正是第二天的正午。距離他們離婚的時候差不多要四十八點鐘了。捱到傍晚黃昏的時候。姬孟龍又寫一封信給玫樓。總算兩天不到晚已經離婚的丈夫與他已經離婚的妻子寄了三封信。但是這三封信孟龍係由郵局寄給玫樓女士的。要好同學處轉交的。究竟這三封信玫樓接着沒有接着。接着了。讀了。生出什麼感想。有回信。沒有回信。卻還沒有。

離婚後的三封信

一

離婚後的三封信

二

得○着○確○實○消○息○然○而○姬○孟○龍○寫○的○
三○封○信○我○可○瞧○見○了○如○今○一○字○不○
改○的○鈔○在○下○面○普○天○下○的○夫○妻○未○
離○婚○的○已○離○婚○的○預○備○離○婚○的○皆○
可○以○看○看○或○者○能○賺○得○讀○者○幾○點○
眼○淚○也○未○可○知○增○加○讀○者○幾○分○愛○
情○團○結○力○也○未○可○知○呢○

第一封信

玫瑰

我○此○刻○覺○悟○了○昨○天○我○和○你○演○的○
那○悲○劇○那○劇○名○叫○『○噩○夢○』○呀○但○
是○不○幸○的○演○了○這○一○劇○以○後○我○和○

你○的○前○途○好○像○竟○沒○有○再○合○演○喜○
劇○趣○劇○的○機○會○了○要○再○演○時○除○非○
要○換○一○箇○世○界○舞○臺○了○噩○夢○這○一○
劇○竟○有○這○般○很○毒○啊○當○時○演○的○時○
候○你○和○我○的○神○經○大○概○是○在○極○衝○
動○的○時○候○兩○下○裏○全○制○止○不○住○直○
等○閉○幕○了○可○憐○我○們○兩○箇○演○員○已○
分○開○了○來○不○及○再○演○別○的○早○知○如○
此○悔○不○該○不○演○這○一○劇○或○者○演○到○
一○半○的○時○候○能○停○止○了○豈○不○甚○好○
唉○！○如○今○晚○了○幸○喜○我○已○覺○悟○了○
但○不○知○你○怎○麼○樣○？

我○的○母○親○很○怪○你○爲○什○麼○簽○那○張○
離○婚○證○書○那○樣○快○爲○什○麼○不○加○考○
慮○但○是○我○如○今○想○來○決○不○能○怪○你○
遞○那○張○證○書○給○你○是○我○瞧○你○提○筆○
是○我○瞧○你○蘸○墨○是○我○瞧○你○往○證○書○
上○寫○是○我○爲○什○麼○不○攔○阻○你○呢○
我○又○有○似○乎○很○贊○成○的○態○度……
法○律○上○和○事○實○上○一○點○不○錯○是○我○
們○兩○人○協○議○的○離○婚○可○是○如○今○追○
憶○起○來○精○神○上○好○像○我○提○出○離○婚○
使○得○你○不○能○不○離○的○樣○子○唉○！○這○
一○層○先○是○我○對○於○你○的○罪○惡○望○你○

先恕了我罷。使我精神上先回復一個無罪之人。唉！玫瑰樓！你允許我麼！

你簽字以後。提着兩隻旅行包。下樓去的時候。我腦筋裏一昏。鬚是你和我當年蜜月旅行的神氣呢。有什麼分別。直等到車子到門。你上了車。老蒼頭在你車後跟着你的身邊。孤另另的。沒有我的影子。坐着我這時候。纔知道從今以後。你出門沒有我跟着。我出門沒有你跟着了。唉！是什麼魔鬼將

我們分開呢。

你下樓的時候。和我母親告別的時候。出門上車的時候。我瞧得清楚。你哭了。我在你未哭以前。我腦筋好似麻木。直覺得有些不自在。但是忘記了哭。忘記了哭。是發抒悲哀的一種工具。直等你哭了。我方明白我要附和你哭了。然而我是一箇男子。男子的淚比較女子容易強制。點當時我強制住了。可是強制的哭。苦痛勝於放聲的哭。十倍我只覺得又酸又苦的一顆

一顆生硬冷酷的冰雹。打入我的心房。我想我那一時的心房。一定破裂得不成樣子了。

我望你車影不見了以後。我的母親執着我的手。用片面理由的話來勉強安慰我。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也記不得。是如何回答。這時候忽然你去的那條路上。有一陣車子的聲音。我陡生奇想。以為你回來了。我立在欄杆上一瞧。原來不是你是隔壁唐醫生夫婦。同車攜手回來了。轉念一想。你是永

遠的。不會。回來。了。要。你。回。來。除。非。
和。你。重。新。結。婚。或。則。取。消。了。這。離。
婚。證。書。但。是。我。一。箇。人。雖。將。這。張。
離。婚。證。書。撕。得。粉。碎。還。是。無。效。你。
還。是。不。回。來。的。

盼。到。黃。昏。老。蒼。頭。冒。雨。回。來。了。據。
他。報。告。你。是。午。車。趕。不。及。還。是。坐。
晚。車。走。的。這。五。六。箇。小。時。你。只。坐。
在。待。車。室。裏。靜。候。靜。候。的。時。候。你。
顧。不。了。別。的。旅。客。奇。怪。只。是。低。頭。
垂。淚。據。說。你。的。紗。衫。上。全。是。淚。點。
你。的。羅。巾。已。是。和。掉。在。西。湖。水。裏。

浸。過。似。的。唉！我。要。求。求。你。你。能。
不。哭。麼。你。如。果。因。我。的。問。題。而。落。
一。淚。點。你。便。是。替。我。在。上。帝。面。前。
增。一。重。罪。過。唉！你。能。不。哭。麼？
到。了。晚。上。我。入。臥。室。所。有。你。的。器。
皿。盃。鏡。與。昨。天。沒。一。些。變。動。可。是。
瞧。不。見。你。這。人。了。你。那。常。坐。的。一。
張。藍。絨。沙。發。還。深。深。的。畱。下。你。坐。
的。那。一。箇。模。型。我。見。了。竟。不。忍。去。
坐。因。爲。一。坐。了。你。那。畱。下。的。模。型。
便。滅。失。了。唉！恍。忽。沙。發。對。我。說。
『我。那。常。坐。的。女。主。人。怎。麼。還。不。

來。怪。冷。清。清。地。』唉！玫。樓！你。
念。沙。發。麼？你。念。沙。發。旁。邊。立。着。
的。一。箇。人。麼？
我。每。天。臨。睡。的。時。候。倚。枕。總。能。看。
小。說。多。少。要。看。到。二。三。十。葉。你。是。
知。道。我。的。可。憐。昨。天。我。雖。執。着。書。
我。可。看。不。下。去。看。了。半。天。還。是。那。
一。葉。並。沒。翻。過。直。至。天。亮。了。軍。營。
裏。胡。笳。鳴。鳴。的。響。了。我。方。朦。朧。睡。
着。睡。着。了。更。痛。苦。明。明。瞧。見。你。你。
似。乎。沒。瞧。見。我。和。你。說。話。你。也。
不。理。我。我。追。你。又。似。乎。和。你。隔。得。

好遠。追也追不上。末後我急了。哇的哭了。你方始迴眸對我微微一笑。我見你一笑。我喜了。喜了。可憐。又醒了。不知道你昨夜也夢見我麼。你在夢中。果然是沒見我。不理我。和我隔得很遠。麼。最後纔微微一笑。麼。你能告訴我。使我明白。夢境的真偽？

唉！玫瑰樓啊！你還記得我春天給某雜誌撰的一篇論文麼。那篇文字。我很提倡離婚。內中有幾句警句道：『夫婦雙方有了不良好

的感想。無寧離婚之爲愈。蓋不離婚之痛苦。勝於離婚。十倍。離婚者。實救濟夫婦雙方。痛苦之良劑也。』當時許多崇拜我言論。丰采的人。見了我這幾句話。大大的贊。可因此我的文譽格外增高。我的新思潮格外澎湃。唉！如今我和你離婚了。總算是我自己做了實踐。我主義的忠僕。然後纔曉得離婚以後。更有痛苦。未離婚以前。縱有痛苦。好像似皮膚傷。只要有了象皮膏。創口很容易併合。創口併

合了。痛苦也自解除。離婚後的痛苦。宛似心臟受了刀刺。彈擊。縱有名醫能手治好了。但是他心臟的受損。永久不能復元。那個痛苦。必待軀殼與魂靈脫離關係以後。或者可以漸漸的忘却。玫瑰樓啊！我如今覺悟從前的文字也錯誤了。以後凡論到離婚的事。我一定加兩句道：『夫妻間非有不得已之事。故勿貿然提出離婚。萬不得已而提出離婚。尤須加以多時間的慎密考慮。勿爲燥怒所支配。輕率

離婚後的三封信

六

的書諾』唉！這幾句話不知你
贊許不贊許你如贊許的便是恕
我了你快快和我一同跪在愛神
面前請求愛神將我們兩人愛情
上受的心臟痛苦化爲皮膚痛苦
罷！你真允許我第一個先
向愛神頂禮了

唉！我對你沒第二個請求只求
你『恕我』你能給我一個答復
嗎？珍重些！你昨夜下火車以
後深夜裏風淒雨密你在何處安
頓你的身體做你的孤夢？我不

忍再往下寫我不忍再往下問了

十一·八·十四·十二·孟龍

第二封信

玫樓

我如今又覺悟了你知道我和你
三年的情愛這般甜蜜爲什麼因
輕微的衝突便貿然離婚呢？其
中却有一個微妙的論理大凡男
女之間相愛的程度愈深責望的
程度愈高人家視爲不重要的問
題到了愛情濃厚的夫婦便覺得
不能欠缺文言所謂『求全責備

』譬如我和你這一次的衝突在
他們平常的夫婦不過彼此爭論
幾句再不然口角一場最高的限
度也不過彼此賭氣不說話表面
上落落漠漠的幾天彼此氣平了
也就罷了決不致談到離婚決不
致離婚覺得這般簡捷這就是因
爲彼此相愛太濃厚了你承認
你是我的最親愛者我也承認我
是你的最親愛者雙方只知道怨
望對面的人不諒解自身却不肯
絲毫退讓於平躁釋求一個轉圜

的機○會○各○走○極○端○便○走○入○離○婚○的
一○條○路○按○之○實○際○我○們○實○在○沒○有
設○得○上○離○婚○的○程○度○換○一○句○話○說
就○是○我○們○實○在○沒○有○離○婚○的○必○要
如○今○竟○不○幸○的○離○婚○了○我○說○其○初
各○各○心○中○挾○了○一○箇○愛○神○做○壁○壘
其○後○兩○不○相○下○那○裏○有○離○婚○的○意
思○呢○所○以○人○家○普○通○的○離○婚○是○因
爲○失○卻○戀○愛○而○離○婚○我○們○是○因○爲
愛○戀○太○深○了○而○離○婚○這○兩○句○話○瞧
着○很○奇○特○很○不○合○論○理○但○是○說○明
我○們○兩○人○這○一○次○的○離○婚○真○相○除

了○這○兩○句○再○也○沒○有○相○當○的○解○釋
了○玫○樓○啊○！○子○細○想○想○看○我○的○話
錯○不○錯○倘○若○你○認○爲○不○錯○的○我○還
是○第○一○封○信○上○的○那○箇○請○求○你
快○快○的○『○恕○我○』○罷○我○很○相○信○我
們○兩○人○愛○戀○的○基○礎○還○堅○固○的○存
在○不○過○基○礎○上○的○樓○閣○窗○櫺○有○些
被○無○意○識○的○颶○風○吹○得○欹○斜○了○玫
樓○啊○！○你○能○和○我○合○作○的○將○所○受
風○災○的○損○害○一○一○修○補○完○美○嗎○？
唉○！○萬○一○不○幸○你○竟○不○和○我○來○合
作○但○是○三○五○年○來○已○經○完○工○築○好

的○這○一○大○塊○愛○情○基○礎○是○永○久○堅
固○永○久○不○動○永○久○不○滅○的○萬○一○竟
是○滅○了○那○時○候○一○定○世○界○上○沒○有
我○了○
今○天○有○幾○箇○親○友○來○安○慰○我○問○我
和○你○突○然○離○婚○的○原○因○可○憐○我○竟
說○不○出○只○好○籠○統○的○含○糊○的○夾○着
懺○悔○的○態○度○說○了○一○遍○有○兩○箇○親
戚○問○我○還○是○玫○樓○有○什○麼○貞○操○上
的○違○反○突○然○發○現○了○因○此○離○婚○了
嗎○？○唉○我○聖○潔○的○玫○樓○啊○！……
我○當○時○已○代○你○正○式○的○嚴○毅○否○認

了。唉！世俗之見誤將貞操問題和離婚問題黏在一起這真是糊塗這真是謬陋了雖然我受了親戚的這一問我良心上愈覺萬分的對你負罪要不是我鹵莽和你離婚他們怎麼會有這一種無稽的揣測

玫瑰樓啊！臥室裏那一隻熱水瓶還是我和你三年前結婚時候買的如今那瓶的表面上的鏤雖然有幾塊剝落了但是那瓶的保温功用還絲毫沒有滅失和滅退昨天我臨睡的時候倒了半杯水潤我苦惱乾燥的喉嚨可是只有半瓶水了我陡然想起昨天擾攘了一天這瓶中殘餘的半瓶水還是你前夜灌入沒飲完的可憐啊！瓶裏水還溫着灌水的人竟永遠的和我分離不見了剩下半瓶水給我一箇人獨飲了唉！玫瑰樓啊當時我呷了半口重複吐出將這殘餘的溫水重複灌入瓶內我永遠的不忍飲他因為這水是你親手灌的呀我不知道這瓶的保

溫功效能到幾時可憐呢！即使時間隔得太久了水冷了我還不忍飲我要珍重的保存他可憐啊！即使時間隔得太久了水乾了我還不忍拋棄這隻瓶我要珍重的保存他水和瓶有什麼可以寶貴的正是因為內中包孕着你和我的一冊愛戀歷史呢玫瑰樓啊！不知道你的攜去的行篋中載有類於這熱水瓶的器具麼倘若也有唉！我料你的悲哀不比我減少……你能告訴我嗎？

寫到這裏我又不能往下寫我又
不忍往下問了還是求你『恕我
』罷！

十一·八·十五·十一·孟龍

第三封信

致樓

我連寫了兩封信給你沒接着你
的回信我已經覺得很失望了但
是子細一想無論如何的快郵那
兩封信到這時候決沒送到你的
目前呢我那失望豈不是癡麼想
到這裏我的失望似乎又變成了

希望了。致樓啊！不知道你所給
我的還是『希望』還是『失望』
『你能明白的回答我麼……然
而假使你答復我的是『失望』
還是求你不答復的好何以故？
你一天不回答我我一天還有希
望呢總之我生存在世界上。一
總希望你對我是有希望答復呀
萬一你竟以『失望』復我我的
前途請你替我預算罷應該是什
麼態度什麼動作？
我也你知道你是一箇『心高氣

傲』的人決絕的分離了。目前你
決不肯鹵莽的復合了我現在千
思萬想想了一箇最低的限度要
求暫且將『復爲夫婦如初』的
這句話擱起了。我和你做一箇朋
友可以罷常常的通信或常常的
你到我家裏來你以朋友的眼光
朋友的地。子細觀察我。倘使我
的愛戀他已經離婚的妻子意思
一天比一天的澹薄了。那就不必
說倘使我愛戀他已經離婚的妻
子意思仍舊一天一天的繼續存

離婚後的三封信

一〇

在或則一天比一天的再加濃厚到那時候慈惠的玫瑰樓啊！你應該怎樣的救護我

寫這信的時候天又漸漸昏黑了。我又不忍到臥室裏去。我又不肯

不去擲了筆。捧着一杯茶在門外徘徊了好幾次。唉！你如今倘是

死了。我還可以設位招魂也。尋得出慰藉悲哀的方法。無如你明明

的健在。魂靈還附在你身體上。不

能分一半兒魂靈給我。我這悲哀豈是古代詩人『遺悲懷』一類文字所能代表嗎？我這話不是詛咒你死。不過表明我心中的感想罷了。

我到臥室內擡頭瞧見了壁上掛

的日歷。那日歷畫的是一幅嬌麗

的西方美人。就是去年冬裏你在姓林的同學家裏耍了回來的我

還記得你掛起來的時候。我和你

一頁一頁的翻着我翻着看後半年的日歷。我笑着對你道。我最怕翻日歷。不知到那時候有什麼喜

怒哀樂的事體發生。這一句話想

來。你還記得不幸的日歷。我今天竟翻着了這可憐的一頁。不知以後怎樣呢？

我寫到這裏。我又不能往下寫。不忍往下問了。

十一·八·十五·十七·孟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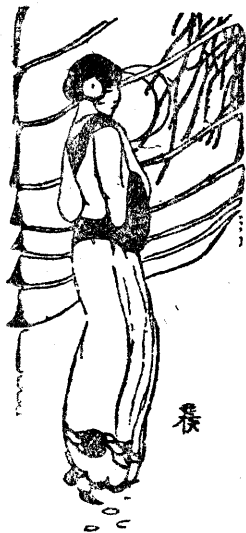
纏綿所寄。哀豔其思。非曰經嘗。胡以解此。倚虹有至情者。也有至情而後能斷腸傷懷。抱彌天之悲興。無極之悔。傾其積鬱。放爲厥文。文必出於有至情者。而始超乎妙妙。蓋情以文達。而文以情生者焉。寒

雲亦味辛酸苦甘者也。茲讀此情至之文，乃動魄迴腸，傷神盪氣，而不可已焉。爰賦小詩二章，用作珠還之頌。藉題紙末，倚虹其三復之。詩曰：

微風忽地聳湖波，
墜杙中流喚奈何。
但乞風回波自定，
扁舟依舊共逶迤。
無端綺夢驚離歌，
疊疊傳書涕淚多。
願得鵲橋橫海上，
重教牛女住星河。

壬戌近七夕之夕，寒雲題於佩雙印齋。

撰『離婚後的三封信』，成先以際寒雲寒雲題詩見贈，余更綴一絕句於後，以謝寒雲（倚虹）。世間未必有此事，文字無妨雜淚斑，賺得寒雲一惆悵，親題密字煩珠還。



離婚後的三封信

傀儡婚

虹 倚



邱青如女士道：「婚姻」這個名詞，我是久已知道了婚姻的意義，我可一些兒不明白婚姻的幸福，我更一些兒沒嘗着有人聽了我這兩句話，以為我一定是一個沒有嫁的老女，或則是一個獨身主義的貞女，其實不然，我已經嫁了我明明有一個丈夫，在論理我總算經過了婚姻階級，為什麼還說這團圓吞棗糊裏糊塗的話呢？可是其中有個原故，什麼「訂婚」什麼「結婚」我全不知道，全是聽人家擺佈的那個號稱我的丈夫的男子，我一些也不認識。

也不知道，不過人家指定說這個人就是你的丈夫，你須承認他，崇奉他，我沒法也，便依人家的話作爲我的丈夫，可是我的腦筋中常有幻想爲什麼這人便是我的丈夫，那人便不是我的丈夫，我想這人與那人同是一樣，不認識同是一樣，無恩無怨，何必一定強迫我是這人的「妻」呢？因此原故，所以我對於「婚姻」簡直是一個疑團，至今還沒解決「婚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人疑心我這一番話是故意說得迷離恍惚，我如今索性將我的這

幾年的歷史清清楚楚寫在下面。那婚姻的經過也包涵其中。試問這樣的『結婚』教我怎樣可以了解『婚姻』的意義呢？

我十二歲以前不姓邱姓黃爲什麼姓邱呢？這也有種特別原因。傷心的紀念我的親生母親。那年忽然從火車上跌下登時死了。剩下我沒嫁出的女兒三人孤苦伶仃。自不必說我父親不多幾時娶了一個娼妓來做繼母。繼母來了沒多少時候我父親便和一個姓邱

的朋友訂了一種契約將我移轉做姓邱的女兒。那種契約聽說是叫『繼書』。繼書一立我與姓邱

的便發生父女關係與姓黃的便脫離父女關係了。我那親生的父親爲什麼要將我轉移給姓邱的呢？並非是得姓邱的錢將我賣去。並非是我犯了罪將我逐出。據說父親聽了繼母的話說兒女太多照顧不周不如送給沒兒女的朋友家撫養。還能成人父親聽他的話似乎覺得很愛我很成全我於

是便將我變做姓邱的女兒了。我嘗痴想倘是我親生的母親不死或者不致於姓邱呢？

十三歲起我宣告姓邱當然便服從姓邱的那老頭子的話了。邱老頭子沒一個兒子有一個妻兩個妾。家庭份子如此而已。我到了邱家邱老頭子和他的妻妾很歡喜我吩咐家裏老媽子稱我做『小姐』。我在黃家是入學校讀書的。到了邱家停了半年的課實行做『小姐』。我覺得做『小姐』生

趣很少。我便提出要照舊讀書的意見。邱老頭子也依了。讀了四年書。忽忽已是十七歲了。這幾年當中我那姓黃的父親已搬回南京。一向沒見過面。幸虧有一個已嫁人的親姊妹偶然來邱家看看我。十七歲的年終我正忙着學校功課預備大考。得畢業文憑。忽然邱家現出很忙碌的樣子。掛紅燈點紅燭。又請了幾位客人來分頭寫些紅紙柬帖。大一封小一封的忙得不得了。這是他家的事體。我向來

不喜歡管閒事。便也不去理他。有一個老媽子清早上悄悄的對我說恭喜。小姐要定姑少爺了。我雖曉得『姑少爺』就是丈夫的代名詞。可是這種定婚的重大問題。邱老頭子和他的妻妾當然要和我說明的。既不對我說。我也不便據老媽子的話。覷然去質問他。看一無動靜。我仍舊照常上課。不去理會。承認老媽子的話是一種開頑笑的話。不好了。第二年的正月裏。我正想

升級入學。邱老頭子對我突然下禁止入學的命令。我問他什麼道理。不許我入學。他道你年紀漸漸的大了。不久快懷喜期了。不必上學罷。唉！喜期兩個字。便剝奪求學的自由嗎。我至今引爲恨事呢？

這時候我也很起了極大的恐慌。因爲喜期這句話。既由邱老頭子正式對我發表。那末從前老媽子那句報告一定不錯的了。我覺得我正在求學的時代。這結婚的一

件事似乎還沒到研究的時機實行更可以從緩而況結婚以後當然要和所嫁的丈夫共同生活的現在我的丈夫是誰我一些不知我的前途豈不很危險很黑暗嗎想到這裏我恨不得要問個究竟然而女子直接向人打聽我的丈夫是誰是一件極難啓齒的事想了半日只好等我那親姊妹慧龍來向他問接的問個明白罷當時我的煩悶可想而知

喜出望外誰知慧龍姊姊來還是邱老頭子請來作說客的呢不等我問他慧龍先和我道恭喜妹妹下月廿三便是妹妹的喜期我道姊姊呀廿三我便與人結婚嗎慧龍道除了結婚還有什麼喜期呢我道我與誰結婚呀？慧龍道聽說妹夫姓李名履青年紀比妹妹大一歲妹妹還不知道麼我道沒一個人對我說我如何得知慧龍道有一件事可喜的事妹妹此番出嫁和我當年出嫁不同我出嫁

是嫁出門妹妹出嫁是不出門的出嫁可以算得嫁而不出我詫異道這一種嫁而不出結婚法我並沒聽見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慧龍道邱老頭子因為無子現在你所嫁的這人既算是他的女婿又算是他的兒子俗說是「招女婿」你現在一方面算是邱家的女兒同時又算邱家的媳婦了因是招女婿所以你可以在家出嫁我聽了這一席話更證實我結婚時期愈迫了我便對慧龍道姐姐

我。是。不。願。嫁。的。請。姐。姐。替。我。和。他。們。說。慧。龍。道。妹。妹。你。這。話。不。對。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天。經。地。義。你。怎。麼。能。不。嫁。呢。至。於。願。不。願。這。句。話。簡。直。可。以。算。得。是。『不。成。問。題』。何。以。呢。我。們。中。國。的。結。婚。向。來。是。父。母。做。主。的。兒。女。結。婚。只。問。父。母。願。不。願。並。不。問。結。婚。的。本。人。願。不。願。我。從。前。嫁。給。姐。夫。也。是。這。樣。的。方。法。硬。做。的。至。於。你。父。母。俱。非。親。生。如。果。提。出。願。不。願。的。一。句。話。恐。怕。更。觸。動。了。邱。老。頭。子。的。怒。

氣。你。想。反。抗。既。無。效。力。徒。傷。感。情。你。既。是。他。的。女。兒。又。是。他。的。媳。婦。他。們。挾。翁。姑。父。母。兩。種。威。權。你。如。何。能。抵。當。得。住。將。來。的。幸。福。不。更。危。險。嗎。你。遲。早。免。不。了。一。嫁。以。我。的。眼。光。妹。妹。你。還。是。依。了。他。們。的。好。我。聽。見。人。說。妹。夫。人。還。忠。厚。不。過。是。一。個。高。小。畢。業。的。程。度。學。術。上。不。及。妹。妹。罷。學。問。無。止。境。只。要。妹。妹。以。後。好。好。的。監。督。他。用。功。學。術。可。以。日。進。竿。頭。的。你。也。不。必。十。分。堅。決。了。姐。姐。說。完。了。這。一。番。話。

姐。姐。便。走。了。我。的。意。思。姐。姐。固。然。沒。有。十。分。了。解。當。然。也。沒。和。邱。老。頭。子。說。了。眼。光。一。瞥。二。月。廿。三。的。日。子。到。了。在。他。們。美。其。名。曰。『喜。期』。我。的。心。目。中。簡。直。認。作。『難。日』。這。日。大。早。花。轎。鼓。樂。陳。設。中。庭。男。女。賀。客。濟。濟。一。堂。掛。燈。結。綵。自。不。必。說。我。的。態。度。怎。樣。呢。『睡』。『哭』。『不起』。這。三。種。辦。法。我。明。知。是。卑。劣。的。手。段。但。也。算。是。一。種。最。後。的。消。極。抵。抗。了。可。憐。！可。憐。！竟。沒。有。

效力呀！

到了結婚的時辰邱老頭子的一妻一妾催我起來梳裝我抵死不起抵死不肯一味的哭相持了兩點鐘功夫邱老頭子的妻向我也泣道你不起來今天這喜事辦不成了我的喜柬全發客人全來你不上轎我邱家如何坍臺得下姑娘呀！多少瞧我的老夫婦面子委屈點罷唉！委屈呀！委屈呀！天下多少男女幸福葬送在「委屈」兩個字裏面了我聽罷格

外的哭後來人叢中走出我的姊姊慧龍他也出死力勸我最後他向我下跪了他說妹妹你縱有為難日後姐姐在這裏總可以替你設法替你出力今天敷衍了這一幕的喜劇罷這時候我很明白聽罷這句話我對姐姐道姐姐呀婚姻這件事是適用「敷衍」兩個字嗎我姐姐也沒話說拚命的拉我起來

堅忍的決心決不以腕力抵抗哭泣自了便霍地忍淚起來梳裝鳳冠霞珮裝成如入殮的死屍我在鏡中瞧着也不辨是人鬼一陣鼓樂三聲喜銃許許多多的人將我納入花轎我坐在轎中一想我姊姊的話不對了他前天不是對我說我是招女婿嫁而不出為甚麼今天還要乘花轎擡到那裏去呢心中正在納罕覺得轎子擡起來出門了這時候我耳中但聞喜樂我心中但有悲痛好在我既

究竟我的一人腕力有限怎能支撐得住此時我另外起了一種很

抱。定。了。一。種。決。心。遂。也。什。麼。不。怕。
聽。他。們。擺。佈。玩。弄。轎。子。出。門。我。雖。
瞧。不。出。什。麼。方。向。可。是。轉。了。幾。個。
灣。沒。一。刻。功。夫。鼓。樂。又。作。轎。子。忽。
然。停。下。來。了。接。着。有。人。掀。起。轎。帘。
攙。着。我。的。手。請。我。出。來。我。閉。着。眼。
睛。瞧。不。見。可。是。聽。這。人。的。聲。音。很。
熟。再。一。細。聽。可。不。是。我。的。親。姊。姊。
慧。龍。嗎。再。偷。眼。一。瞧。正。是。慧。龍。並。
且。那。個。下。轎。的。地。方。正。是。我。剛。纔。
上。轎。的。地。方。我。想。奇。極。了。難。道。將。
我。退。回。來。不。成。扶。入。後。堂。我。更。是。

疑。團。莫。釋。姊。姊。在。我。身。旁。我。便。問。
他。道。怎。麼。去。而。復。轉。慧。龍。低。低。對。
我。道。不。要。響。招。女。婿。是。應。該。將。新。
娘。擡。出。去。轉。一。轉。的。一。回。兒。新。
郎。就。到。了。你。莫。多。說。話。說。了。不。吉。
利。的。我。不。管。吉。利。不。吉。利。正。要。再。
問。我。姊。姊。誰。知。門。外。又。是。一。陣。砲。
響。兩。班。鼓。樂。衆。人。嚷。着。新。姑。爺。來。
了。重。復。將。我。簇。擁。出。去。這。時。候。我。
雖。鎮。定。經。幾。番。擾。亂。心。中。便。也。止。
不。住。的。恐。慌。起。來。幾。乎。把。持。不。住。
閉。目。讓。他。們。擺。佈。什。麼。『交。拜』

『見。禮。』敬。祖。宗。吃。交。杯。酒。
種種。名。詞。我。耳。朵。內。全。輸。灌。得。清。
清。楚。楚。可。是。一。切。動。作。完。全。是。他。
人。替。我。播。弄。我。真。是。處。於。被。動。地。
位。然。而。動。作。由。人。播。弄。婚。姻。的。責。
任。可。要。我。完。全。負。責。唉！這。不。是。
一。件。極。慘。痛。極。不。合。理。的。事。嗎。
到。了。晚。上。開。房。鬧。酒。應。有。儘。有。我。
心。中。對。於。這。一。班。鬧。房。鬧。酒。的。賓。
客。也。不。知。應。該。表。示。厭。惡。還。是。應。
該。表。示。感。謝。夜。深。客。散。我。遂。與。一。
個。不。知。姓。名。不。曾。見。面。不。識。性。情。

的一個男子同榻了唉！這是我
一身受重大侮辱的第一次了幸
喜我預先下了一種堅忍不拔的
決心所受的侮辱總算沒有達於
極點還有幾分由我堅忍的保留
從此以後我便是那人名義上的
妻了一天兩天一月兩月五月六
月光陰很容易我始終抱定那決
心對待那個男子作爲消極的抵
抗那男子也無可如何我想那男
子心中的隱痛未必比我減少拋
除了我個人本身的問題我倒有

些替他可憐心想你爲什麼要娶
一個不認識不知性情的女子我
來做你的妻呢
邱家的老夫婦漸漸的覺悟了曉
得我的消極抵抗朝夕勸我有意
無意的訓誡歸總一句話叫我和
那算我丈夫的男子發生戀愛我
只聽受不否認始終抱定我那個
堅忍不拔的決心到了冬月裏邱
家的老夫婦和我說你們兩口子
夫妻不睦也並不相罵我想這其
中一定有緣故必定是喜期那一

八
天的日子選得不好沖犯了什麼
不吉的星宿我重新尋一個有名
的瞎子替你們再擇一個黃道吉
日重行交拜重新交杯酒可以
解禳從前的不吉就可以夫倡婦
隨同偕到老了聽了這一番的
話直要撲嗤笑出來他迷信的也
真可憐智識也真幼稚極了但是
任你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坐花
轎天天交杯酒也不能攻破我
那決心所以也不反對他聽他去
胡亂安排我只當是看把戲一般

到了那重新結婚的那一天仍舊將我換上鳳冠霞珮仍舊拜天地入洞房和第一次的儀式一般不過賓客只有少數花轎鼓手沒有罷了我總算又做了一次喜劇的正角我是用決心和他們奮鬥漸漸兒戰勝了所以也不怕這難關了。

對於那個號稱我的丈夫男子仍舊如第一次結婚一般邱老頭子夫婦也是無所施其計只索罷了他又想出一個法子命他這女婿而兼兒子的人投入一家什麼商店裏做練習生宿在店中不住家中每逢星期日回家住一次他們老夫婦的理想以為隔離了可以反動的創造愛戀誰知無論如何攻破不了我的原始決心依然無效。

見我這樣也不敢來勸我他開口我道姊姊呀要不是瞧着你我第一次結婚是哭死在牀上不上轎的如今依了姊姊一半親生的姊姊還要幫着他們來侮辱我到底嗎親姊姊聽說也只有陪着彈淚沈痛着說道「爹爹對不起你我姊姊也對不起你千不該萬不該總是親生的母親死壞了」隔不多時邱老頭子又想出訓毒主義來了他對我說這幾年田荒租少家用不敷今年決定節省不

用女僕了。這燒飯出穢的事全要責成你媳婦而兼女兒的身上了。其實我知道邱老頭子上一月還在巷口買進一塊地皮。那些話無非欺人要達到蹂躪我的目的罷了。我也不抵抗躬自操作。迴想着當年他從我親生父親那裏領來的時候。『小姐長』『阿囡短』叫得應。天價響如今小姐變成了小婢。小奴隸了。

做了幾月的苦力。我姊姊見我肌瘦面黃。實有些不忍。便和邱老頭子夫婦提出抗議。交涉幾次。還是由邱老頭子的妾出來做好做歹。取消了苦工一半。可是附帶一個條件。說如果還是和他丈夫和睦。我要另外設法了。莫怪我老夫婦無情。我姊姊對我說了我笑道。聽之而已。受之而已。我姊姊道。且看他是何方法。我們再來對付。妹呀。我做姊姊的能有一分力。總替你盡一分力。不過我是個女流。能力和你一樣。很薄弱。姊夫又不爭氣。終日遊蕩。和他談不上正經。

話眼見着。妹妹受人欺說罷。又哭了。唉！爲我的事。也不知累我姊姊陪了多少眼淚。新近邱老頭子的愛的美敦書來了。他和我的姊姊說。命姊姊帶信給我。他說我苦命無子。招了一個女婿來做兒子。希望養一個孫子。傳代接香火。如今差不多兩年了。漫說養孫子。沒希望。連夫婦和諧這件極普通的事。總石沈大海了。我何必化了白米飯。豢養一對怨偶。我如今宗祀要緊。我要替兒子

再娶了我姊姊道妹夫重娶我妹
妹只好離婚了邱老頭子鼻子哼
了一聲道有這種便宜事讓他離
婚自由嗎我姊姊道不離婚妹夫
怎樣可以重娶豈不是犯了重婚
罪嗎邱老頭子道我正爲這個所
以請你轉致他叫他立一張筆據
給我我姊姊道立什麼筆據呢邱
老頭子道上面寫明因夫婦不睦
情願丈夫再娶決無異言自身終
身不嫁事奉翁姑父母以報撫養
之恩我姊姊怒道這片面不倫不

類文章如何可以遵辦邱老頭子
道不遵辦難道讓他另外嫁人給
我姓邱的出醜嗎我姊姊道妹
向來規矩的無人不知也絲毫沒
有外念你老別因離婚這句話起
了什麼疑心漫說我妹妹不嫁就
是再嫁也牽涉不到出醜不出醜
我說離婚正是解決他們兩方的
困難和維持你家庭幸福的第
一正當辦法呢并非我庇護我的
妹子替他作說客誰知邱老頭子
聽罷將一副墨晶眼鏡往下一摘

聲色俱厲的對我姊姊道你既不
去說你以後便莫問我家家事你
的妹子既承認了我便是我的女
兒又是我的媳婦我完全可以管
他命令他民國法律雖比前清來
得鬆可是女兒告父母媳婦告公
婆恐怕審判廳不輕易准呢去去
去我自自道理我姊姊見無可理
喻曉得非口舌所能爭掩着眼淚
一五一十的來告訴我唉！以後
的我正不知怎樣收梢結果呢但
是我始終抱定我堅決不拔的決

傀儡婚姻

心和他消極抵抗將來有什麼狀況連我也不能預知最近最後的狀況如此而已不知道普天下爲父母翁姑的和已婚的同胞未婚的男女對於我的境况下一種什麼批評起一種什麼感覺？



七個自殺的

婦人

倚虹。

陳慧芷夫人從前和幾個女同志集了一筆鉅款創辦了一所婦女醫院規模很大管理謹密醫術新穎很能得社會上的信仰陳慧芷做了五六年院長很覺得辛苦上一年開年會的時候陳慧芷便辭退了院長之職大家挽留不住仍舊舉他做院裏董事總算是管

理醫院裏重大的事項那院長的行政事務便另外舉了一個人主持這也是陳慧芷稍息仔肩的意思可是陳慧芷擔任了董事却與普通掛名不同常常還問及院裏的狀況改良和發展的計畫陳慧芷沒一天不在那裏注意呢這一日陳慧芷見醫院裏1921年

的年鑑印成了便取了一冊回去子細研究翻到病人統計表內見「自殺的婦女」一項共總有一千三百二十四名陳慧芷詫異道自殺的婦女怎會有如此之多隨手又檢出上一年的年鑑來對照一下只見上年「自殺的婦女」只有九百八十二名怎麼今年這一項會激增起來這個自殺激增的問題當然不是醫學上的關係一定是社會上的重大問題……陳慧芷想了一想遂收起了年鑑

七個自殺的婦人

準備明天到醫院裏去子細研究。一下調查自殺的方法還在其次。如果能考察到自殺的原因這裏頭便有幾分研究的價值了。第二天陳慧芷到了醫院趁駐院醫生梅蘅縵女士休息的期間便尋他共同研究這個問題梅蘅縵是留學柏林多年實習也多時他的醫術很高並且他向來很留心社會問題陳慧芷拿着兩本年鑑比較着和他一談梅蘅縵道自殺的激增全世界漸漸也有這個趨

勢不僅吾們中國也不僅吾們中國的婦女去年一年我手裏治療的自殺婦女就很少我們執行的醫生職務的當時只有盡力救治以保存自殺人的生命和回復他的健康爲唯一的唯一義務此外他爲什麼自殺的原因當時因來院求治的十有其九是存亡呼吸關頭也出不了許多偶爾我們基於治療的必要上向自殺者和他的關係人詰問幾句話約略可以得着點自殺原因然而零篇斷

簡殘缺不全況且自殺的動機大半由於一時的暴烈激刺而促成等到救治有效的時候自殺者也不肯盡情宣布旁的人也不便多事根求再促起他的自殺印象所以你要研究自殺的原因可是很不容易但是我的舍妹荻雲他現在這裏實習做看護婦他是一個獨身主義者很研究『生育問題』他和我曾經說過自殺的婦人因爲生育的影響也居多數我問他你何以知道他說他看護病人

的。時。候。病。床。旁。邊。很。有。和。病。人。從。容。談。話。的。餘。地。所。以。他。的。腦。子。裏。貯。著。的。婦。人。自。殺。原。因。比。較。我。來。得。詳。細。

陳。慧。芷。道。那。便。好。極。了。不。知。道。令。妹。荻。雲。今。天。可。在。院。裏。梅。蘅。纒。忙。差。人。去。請。了。荻。雲。進。來。梅。蘅。纒。便。將。剛。纔。的。一。番。談。話。陳。慧。芷。要。調。查。的。情。形。和。荻。雲。說。了。荻。雲。道。我。有。一。本。日。記。上。邊。記。載。每。日。看。護。什。麼。病。人。病。人。是。什。麼。病。以。及。關。於。病。人。種。種。的。談。話。意。見。可。惜。這。

七個自殺的婦人

一。本。日。記。我。寄。到。香。港。給。家。兄。看。去。了。可。是。內。中。因。生。育。影。響。搆。成。到。自。殺。原。因。的。幾。個。可。憐。婦。人。我。還。可。以。約。略。記。得。因。為。我。對。於。這。幾。個。可。憐。婦。人。格。外。起。了。一。種。悲。憫。思。想。和。他。的。談。話。也。格。外。多。些。所。以。腦。筋。裏。的。印。象。也。格。外。深。點。如。果。陳。董。事。要。徵。求。這。個。材。料。我。倒。可。以。貢。獻。一。二。陳。慧。芷。道。好。極。了。請。你。敘。述。出。來。也。是。研。究。『。婦。人。問。題。』。『。生。育。問。題。』。『。社。會。問。題。』。中。很。好。的。參。考。資。料。呢。

這。時。候。梅。荻。雲。皺。着。眉。頭。靜。悄。悄。的。默。想。一。回。對。陳。慧。芷。道。我。如。今。先。述。那。第。一。個。自。殺。的。婦。人。是。王。少。奶。奶。是。城。裏。石。牌。樓。王。鄉。紳。家。的。大。媳。婦。家。資。富。有。門。第。高。華。論。理。像。他。這。樣。生。活。裕。如。的。人。自。殺。的。機。會。很。少。了。但。是。他。那。自。殺。的。年。齡。正。當。二。十。九。歲。貿。然。的。吞。了。生。鴉。片。煙。發。覺。得。太。遲。臉。也。青。了。方。始。用。汽。車。送。到。我。們。醫。院。來。幸。虧。我。們。這。裏。藥。靈。手。敏。總。算。救。下。了。這。貴。婦。人。一。條。生。命。問。起。他。的。

七個自殺的婦人

四

自○殺○原○因○可○以○算○得○完○全○爲○了○『
生○育○問○題○』○他○的○丈○夫○也○是○一○個○
美○秀○的○青○年○王○家○富○有○資○產○王○鄉○
紳○只○有○一○個○兒○子○十○六○歲○便○替○他○
結○婚○了○王○少○奶○奶○也○與○他○同○年○王○
鄉○紳○還○有○母○親○在○堂○所○以○娶○這○孫○
媳○婦○唯○一○的○目○的○在○趕○緊○生○育○可○
以○抱○會○孫○王○鄉○紳○含○飴○弄○孫○的○思○
想○也○自○然○濃○郁○誰○知○這○位○王○少○奶○
奶○肚○皮○不○爭○氣○結○婚○了○一○年○兩○年○
三○年○五○年○八○年○九○年○一○直○到○了○廿○
九○歲○距○離○着○結○婚○時○候○已○經○十○三○
年○了○肚○皮○裏○仍○舊○空○空○洞○洞○一○無○
消○息○平○日○之○間○王○少○奶○奶○也○不○知○
被○太○婆○婆○婆○說○了○許○多○的○閒○話○起○
初○呢○是○希○望○他○生○育○後○來○是○懷○疑○
他○不○生○育○後○來○又○諷○刺○他○不○能○生○
育○最○後○簡○直○面○斥○他○斷○絕○生○育○能○
力○王○少○奶○奶○越○急○越○生○不○出○孩○子○
這○許○多○的○冷○嘲○熱○諷○王○少○奶○奶○也○
受○穀○了○雖○是○氣○悶○但○是○還○不○能○引○
起○他○自○殺○決○心○誰○知○王○鄉○紳○老○夫○
婦○望○孫○情○切○根○據○着○不○孝○有○三○無○
後○爲○大○的○天○經○地○義○替○他○兒○子○正○
式○的○納○妾○那○個○妾○進○門○以○後○王○鄉○
紳○一○家○將○他○認○作○是○送○子○觀○音○尊○
崇○到○極○處○妾○的○地○位○愈○高○王○少○奶○
奶○的○生○趣○愈○減○王○少○奶○奶○心○想○不○
能○生○育○好○像○是○犯○重○大○罪○惡○的○婦○
人○於○是○由○怨○生○妬○口○妬○生○恨○由○恨○
生○憤○憤○極○了○便○決○定○自○殺○王○鄉○紳○
是○向○來○吸○鴉○片○的○一○缸○一○缸○玻○璃○
櫃○內○存○儲○很○多○不○以○爲○奇○王○少○奶○
奶○便○取○了○半○缸○吞○下○去○自○殺○了○
那○第○二○個○自○殺○的○婦○人○是○六○馬○路○
李○裁○縫○的○妻○子○他○的○自○殺○原○因○雖○

很簡單可也是影響於『生育問題』他嫁李裁縫已是十幾年年。年生一個結算下來應該有八九個兒女了。誰知李裁縫的妻子因生育過多身體太虧他所生的子女全不壯健。生是儘管生不到一週兩歲。全夭傷了。最後一個居然養到四歲。究竟因爲先天不足抵抗不了病魔。碰着了天花極盛的時候也染疫而殤。李裁縫的妻子哭得死去活來。親自送那小棺材葬入荒郊。回來經過新閘橋。憤不

顧身的聳身躍入蘇州河。河水甚溜。已經冲下了一程。幸虧下流漁船將他網住。撈起來。已是腹大於鼓。氣息將斷。李裁縫趕到。借了紗廠裏一個電話。由我們院裏派汽車將他載進院來救治的。那第三個自殺的婦人是小東門吳秀才的夫人。他這自殺的原因。很可憐。可敬呢。吳秀才本來在城裏設私塾。教育蒙童。夫婦兩人借束脩糊口。到也安閒自在。自從取締私塾。改設學校以後。吳秀才的

老式教育便處處受官廳干涉。只能秘密的授徒。不敢公然的設館。因此一來。吳秀才的束脩自然越來越少。入不敷出。如此苦惱。生活磨折。吳秀才不到三年便死了。吳秀才只有一位夫人。膝下無兒無女。吳秀才既死。勉強棺殮。可是按照中國習慣。人死了。承繼是最關緊要的。吳秀才既無子嗣。當然要就同族別房裏兄弟輩的兒子承繼。一個披麻帶孝。裝點人子的形式。吳秀才也有兩個堂房兄弟。弟

七個自殺的婦人

七個自殺的婦人

兄也有現成的兒子吳秀才夫人哭哭啼啼的提出這個請求照普通的辦法吳秀才的堂兄弟自然應當允許的然而吳秀才的堂兄弟曉得吳秀才身後蕭條承繼過去不但撈不着一些財產恐怕自家的兒子將來還要擔負供養嗣母的義務因此面面相覷不肯承繼可憐吳秀才靈前竟沒半個孝子吳秀才的木主下款竟是空白吳秀才的夫人自己深恨自家長年多病不能替丈夫生育以致今

日絕祀斷宗心中細想萬分對不起吳秀才痛哭一場不等吊客出門竟到後堂投繯自縊等到有人走進去發覺已是四肢漸冷解救下來立刻送到我們醫院來的他後來活轉來歎口氣道唉！倘然我有點財產要爭着承繼的人正多着呢所以中國的社會有錢的人不愁沒有兒子沒錢的人不能不自家爭一口氣養一個兩個出來省得死下來和別人借孝子他這一番話真可以代表一部分婦

人的真確的心理了那第四個自殺的婦人便是黃包車夫張三的妻子他這自殺的原因恰與王鄉紳媳婦是反比例王鄉紳媳婦是因不生產而自殺這張三的妻子是因生育太多而自殺他與他的丈夫張三全是江北人江北的勞動家耐勞固然是第一濫育也是他不二的本領他嫁與張三不到十年男男女女已生了八個這八個小孩子和他夫婦兩人的衣食住全靠張三的两條

腿拉車飛跑而來張三的妻子雖也壯健有力但是成日價的忙這八個兒女已是嫌十指不敷也沒功夫去工作謀生頂多不過帶着小孩子提着破筐到火車道旁拾點煤屑灰燼此外雖有生財之道毫無生財之時其初他丈夫租車子的價錢還不大辛苦着跑了一天剩下來的錢除付車租外還有六七角錢拿回來買柴買米積下來還可以買的舊布破衣爲他一家大小十口溫飽之資可是如

今米珠薪桂再加黃包車的租錢加大洋價飛漲銅元跌價從前可以過兩天的日脚如今一日也不穀開銷從前十個人可以吃飽的米如今七個人吃粥還是啼饑他那生活一天比一天的困難要想賣掉幾個兒女既爲天性所不忍又爲法律所不許既有一個人總是張着一張嘴要吃可憐那張三因爲收入不敷不得不勉力去勞動要想多賣一分力氣多出一分血汗可以多賺幾個錢抵抗這物

價的騰貴可是過分的勞動最能戕賊人生張三不多幾時便病了張三勞動的時候收入尙不設一家十口的吃用如今張三病了不能拉車分文進項全無貧民的資格又從何處去借債你想張三的妻子那有不惶急的道理醫藥又不得法看看張三的病一天沉重一天張三的兒女只顧圍着他母親要吃張三的妻子也顧不了張三怎樣便吞了半匣紅頭火柴自盡吞下了火柴對他八個長短

七個自殺的婦人

短垢面赤脚的兒女哽咽道：『我也不管你們饑寒飽餓了。』他丈夫在床上聽得清楚，心知有異，掙扎起來問他妻子道：『你不必問我，我先走一步在黃泉路上再去帮你做牛馬罷。』他丈夫一瞧滿地剩了火柴的梗子，曉得他將火柴頭全嚼下去了，忙扒出門去，喊動了隔壁同等的江北勞動家，由一個同鄉同行的車夫將他車送我們醫院來醫治，可憐那個婦人憔悴顛連，真是三分不像人，七

分却像鬼。我替他想想，也是死了乾淨。後來我們院裏居然救活了那婦人的性命。那婦人哭着和我說他自殺的原因，却沒一字的虛僞。我便替他想了一個主意，將他的五個較大的兒女送到貧兒院裏去教養，減輕了他的人口。張三的生活也不十分困難。張三妻子的性命也不致發生危險了。這不是生育過多害他的嗎？

天仙的妓女了。這妓女名叫什麼？花秀珍。他却是從小賣給妓院裏，老鴇到了十三歲，便將他打扮出來應客，鮮衣美食，淡粉濃香，却要造成他妖冶蕩佚的態度。可是一方面却強迫他保守『貞操』的責任。可憐妓女的環境，全是『不貞操』的印象，全是『不貞操』的機會。這結果怎能保持保持一時？還可以勉強要長時間的保持那絕計非人情所能堪。這花秀珍就是一個秘密違悖鴉母命令，因

戀愛而犧牲『強迫貞操』的一個人他與一個狎客有了造成生育的行爲不覺珠胎暗結後來那狎客負心一去不來花秀珍懾於鴛母的威嚴曉得這事發覺了一定要死於鞭策之下要想託人賣點打胎藥又無人可託深恐一漏洩了爲鴛母知覺胎兒一天一天的膨漲起來花秀珍思前慮後遂動了自殺意思他趁人不覺的時候兩個纖指插在那電汽撲洛裏頭志在觸電而亡不想他年紀小

七個自殺的婦人

貪生之念畢竟重於求死剛一插進撲洛斗覺一麻便情不自禁叫了起來被鴛母聽見趕緊將他拉下來見他氣色青灰恐怕吃人命官司派汽車將他送來求救其實他接觸的電流並不十分猛烈於生命尙無妨害不過因此一驚恐顛頓他那胎兒却流產在我們院裏我因此曉得了許多娼妓生活的苦惱

那第六個自殺的婦人便是開祥鳳首飾店周老板的妻室邱氏周老板一生辛苦十分儉樸總算集起了一分家財多雖不多也有一二萬之譜周老板沒有兒子可是身故的時候邱氏有七個月的身孕周老板故後不到兩月邱氏便產下一個兒子這遺腹子與普通的兒子迥不相同人家瞧着遺腹子覺得他生下來便是無父之兒總是分外的可憐分外的愛惜至於那遺腹子之母更是見兒憶父觸處傷心自然異常的護惜何況邱氏擁着鉅萬之資只有這塊肉

七個自殺的婦人

尤其是提携保抱，畏其不壽了。不想那邱氏的遺腹子，到三歲的時候，感冒時疫，有些吐瀉。邱氏親自抱着他坐黃包車，到小兒科的醫生家去診治，連去了三次服藥也漸漸有效。邱氏心中好生歡喜，誰知有一天邱氏的黃包車正在轉角，不提防那邊也有一部汽車飛也似的硬轉灣過來，劈面對邱氏車子一撞，車子翻身。邱氏和他遺腹子也全跌出車來，無情的橡輪竟輕輕的從邱氏遺腹子的小腹

上碾過，那個車裂之慘，也不忍細述。邱氏當時昏暈過去，等得醒時已經旁人將他送回家中，一問他兒子的情形，旁人也不敢深瞞，只得告訴了他，並且安慰他道：現在店裏管帳先生已經替你請了著名的律師和那汽車夫打官司，一定要重重的治他的罪，還要請求賠償。邱氏聽罷，哭得死去活來，一言不發。他如今汽車撞死人，官廳還有什麼公平的裁判？頂多不過判死者一個自不小心罷了。這

官司又何必打？況且我那兒子已死，就是辦的將肇禍汽車夫槍斃也，換不回我那兒子的生命。我如今是孀居，再也沒有生產的希望。這遺腹子比我的性命還值錢，這一死怎樣對得起兒？兒怎樣對得起亡夫？不如自己也報以一死，了百清。趁着晚間無人，便檢出首飾匣，取了一隻金戒指吞了下去。後來給丫頭瞧見了，驚動了許多人，將他車送院中救治。這自殺也不能不算是因生育結果造成。

他的悲哀慘痛

那第七個自殺的婦人便是那惠商銀行洪經理的夫人汪敏笙女士了。提起了汪敏笙很引起我無窮的悲感。他是和我在高等小學堂裏同學而且同班畢業。後來他專門學了美術和音樂。他的性情很散澹高曠。又是喜動不喜靜的一個人。每逢春秋佳日名山好水的地方。總見他携着書具隨處寫生。團體裏開歡迎會同樂會的時侯。節目中「奏琴」一役。總是汪

敏笙擔任。所以社會上很肯送他一個交際明星的稱號。後來嫁了洪經理。伉儷甚篤。自不必說。唉！如今感情篤厚的夫婦往往於「生育」上非常努力。這個結果容易便生出不良的影響。汪敏笙一生幸福。竟犧牲在這生育上。邊便是他們夫婦半世豔福。也因生育上縮短減少了。爲什麼緣故呢？汪敏笙嫁了洪經理後。每一年便生育一次。結褵八年子女七人。論到福氣人人豔羨。論到生活。洪經理

也決不因多一兩個小孩子生出經濟上的恐慌。可是汪敏笙一年到有半年是腹有胎兒。月分淺的時候。還可以出門游覽。參與宴會。等到四五個月分以後。行動一切迴不自由。只好蜷伏家居。與汪敏笙的性質最爲反對。兼之敏笙以多產血虧身體漸漸的荏弱。他曾對我說過。如果再生育兩三次。恐怕身體不支了。可見他頗以生育爲痛苦。頗以生育爲危險了。可是他話雖如此。說怕儘管怕。生育

七個自殺的婦人

一二

依然努力我們關心他的人也着實替他擔憂有一天忽然許多人扶着他進我們醫院裏來了汪敏笙向來一張顏如渥丹的臉忽然變得如白紙一般氣息微微我幾乎不認識他了我不知他什麼病也不敢多和他說話後來醫生來考察他的病源方纔知道他厭惡生育誤服了猛烈的墜胎藥失血過多遂呈險象可憐他到院裏不到三天便長眠不起病榻上我十分看護他他提不起精神不能和

我多說話臨死的時候却望我勉強的點了兩點頭微微的笑了一笑總算表示感謝我的意思可憐一個活潑潑的汪敏笙竟做了『多育主義』的犧牲者我於汪敏笙死後覺悟濫育固足以自殺猛烈的斷育也何嘗不是自殺唉！生育這一件事雖然是女子的唯一義務也正是女子的唯一危機呢。

陳慧芷聽罷對着梅蘅纒道聽了令妹的這一番話難怪『制限生

育』的潮流要激動全世界了。



北里嬰兒

畢倚虹

我讀了何一鴈先生的「倡門之子」(刊半月十四號)他對於那負義的嫖客痛下了一個大打擊那事實也算得是殘酷極點經一鴈先生犀利的筆鋒力透紙背的一描寫格外使人見了悲憫我因此想起我的胸中也貯藏幾件類於「倡門之子」的事實如今慢慢的追記起來寫出幾篇也不敢說什麼創作不過作爲我看花載酒的一種紀念品唉！浪蕩平康十年一夢消耗了許多經濟精神招惹了許多荒唐名氣子細思量那裏買着什麼笑不過換得

幾篇煩惱和懺悔的文字而已何一鴈先生見了想必與我也有幾分同情的感想呢

我如今單提一個妓女他名叫蕙娟十二歲的時候就被他的父母賣給娼家那出錢買他的人是一個老妓名叫蕙娥手裏買進賣出的妓女也不下六七個人全是五六十塊錢買進放在他自立的妓女養成所裏做練習生一年兩年粗有人樣三年四年風頭漸足不上五年一定打扮得花枝花朵管教來的嫖客見了他止不住的性慾膨漲蕙娥利用這機會大大的敲一竹槓前後的結果嫖客犧牲了金錢妓女犧牲了身體只便宜了所有權的鴿母蕙娟初買進來的時候蕙娥當然也是這樣辦法學唱學

酒學裝飾學媚人種種的妓女科學蕙娟到了十六歲的時候總算熬出頭得了蕙娥的畢業證書了那練習時代的零碎苦惱也不去說他

這時候蕙娥對於蕙娟命令他出局侑酒收一種經常的收入但是全靠這一注局錢那很有限的蕙娥的心裏早打定了兩種計劃一種放縱他與嫖客發生戀愛誘惑客人替他梳櫛可以賺一宗鉅款並且梳櫛這件事也有救濟的方法可以梳櫛名義一次二次乃至三四次向幾方面的嫖客騙錢另外一種計劃是等待有客人戀愛關係濃郁要娶蕙娟回去的時候他便提出一個條件要素整萬的銀子方纔解放他的自由這種計劃呢要不是蕙娟生得美麗

有惑人的資格蕙娥也不存這奢望所以做娼妓的女子面貌醜了到處惹人厭惡固然是可憐的境界可是面貌好了鴛母的慾望也因此加高妓女的苦痛也更深了蕙娟不幸竟是吃這美貌的虧可憐蕙娟的同院姊妹不知道老鴛的心腸還常常對蕙娟道老四呀！你真是福氣面孔好生意好客人多娘歡喜你

蕙娟的門下嫖客如鯽蕙娟啼笑因人也不掛在心。上。內。中。有。一。位。費。无。義。是。一。個。個。儻。少。年。他。的。家。世。是。由。商。而。宦。在。上。海。社。會。裏。也。算。得。是。有。數。人。家。費。无。義。仗。着。他。父。親。有。錢。略。為。讀。了。幾。年。書。提。起。筆。來。可。以。寫。幾。句。信。翻。開。報。來。可。以。解。識。大。意。在。他。父。親。

以爲我們這種人家有了這種兒子也算有學問的了。在費無義自家也覺得可以應對世故何必讀書。所以得着空子總在青樓中走動他父親也承認子弟嫖堂子是我們高等人家應有的事實不必禁止並且不能禁止因爲一禁止了當時雖忱於家庭的權威不去嫖可是將來反動力更大必有一放而不可收拾的一天到那時候子弟毫無嫖的經驗耗費的嫖資更大了所以他抱定開放主義不禁無義的嫖然而也附帶聲明不供給無義的嫖費在無義父親的意思也是存一個用經濟限制他兒子嫖的活動力眞所謂用心亦良苦矣。

打聽無義是一個豪門公子又生得玉樹臨風所與游者又都是場面上的闊客就是這幾樣已經可以在嫖客當中的最優等了再加費無義性格溫存和蕙娟卿卿我我不發一次脾氣慰藉熨貼真是深入人心人非木石誰能無情蕙娟便把無義當作一個極知心體己的客人了可是嫖客與妓到了這步田地當然要發生到肉體親愛問題了妓女是賣笑的按着道理說妓女的貞操是不成問題的似乎費無義和蕙娟的肉體親愛問題不難解決了唉！這正是妓女的鴿母笑逐顏開侃侃而談主張權利的機會來了換一句話說貞操這兩個字不能算妓女本身的道德簡直是鴿母換金錢的品物而已。

蕙娥是何等樣利害的人。瞧着費无義和蕙娟的情形。曉得是一髮千鈞的時候到了。便實行戒嚴起來。無論什麼時候不許无義和蕙娟兩個人對話。旁邊總有一個娘姨或者是小大姐夾在裏邊。名是在旁邊伺候着。實地上就是監視行動罷了。在普通的客人或是妓女原可以下命令不許第三者在旁邊攪擾。可是負貞操責任的清倖人就不能下這驅逐閒人的命令。便是發下那些監視行動的娘姨大姐也不奉詔在嫖客一方面遇着這種地位生怕擔負破壞妓女貞操的責任。沒人在旁還要拉一個閒人坐着做個見證。表示清白更不能拒絕監視人。所以蕙娥派的娘姨大姐在費无義和蕙娟早已視同眼中。

釘然而根據妓院中神聖的習慣和鴿母的權利關係。竟奈何他不得。

男女兩性的戀愛。越是遇着障礙。那膨漲力越大。黏固性越堅。這其中有說不出的玄妙。凡是經過戀愛困難階級的人。都能承認我這句話。蕙娟和費无義這時候因鴿母作梗。分外親密。能設在屏角簾前偷空說一兩句話。總是覺得異常美滿。喜極而涕。有一天蕙娥病了。那些娘姨大姐七手八脚正忙着伏侍老鴿的病。疏於防範。費无義便又和蕙娟想出胸中蘊蓄的問題來了。蕙娟淒然道：「我這身體是不值錢的。誰來也不敢拒絕。何況是你我。還有一絲一毫的不滿意嗎？不過假母那裏不通過我們草草的辦了。」

我呢。不過受些打罵。凌逼。那是慣常的。不算稀奇。不足爲辱。你呢。有這把柄。給他捏着了。後日的。轆轤。固多。並且名譽上。還要受損。失還是忍耐些。從正式談判的好。你也不是沒身家的人。銀子還是拿不出來嗎。

費无義聽了他這一番話。半晌不響。停了一刻。道。你的話也不錯。我怎好勉強你。不過你未免替萬惡的鴛母計劃。太周到了。爲什麼不替我想。想難。這我這一片愛你的心。不敵老鴇。化錢買你做娼妓的恩嗎。說着。言語中夾着幾分憤怒的氣息。蕙娟歎口氣道。你誤會了我的計劃。並非替鴛母主張權利。也不是怕自己挨打挨罵。實在還是爲你打算。我思前慮後。

倘然我們竟自由的行動。一旦償滿了。這幾年的缺憾。未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天下事終歸不了。人萬一被他們發覺了。你在堂子裏的頑笑名譽。原不足惜。可是你和我的結合。恐怕反要因此破裂。你和我前途的希望。更黑暗了。說到這裏。便眼圈一紅。納頭在費无義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費无義見他哭了。也覺得剛纔是誤會了他的意思。轉過來。很慰藉蕙娟一番。第二天蕙娟見了費无義。瞧着沒人的時候。低低的向他道。昨天的事體。你雖原諒我。不怪我。但是過後。我子細想想。我這拒絕你。究竟有些對你抱歉。你趕緊的提出正式談判來。罷說着臉也紅了。

費。無。義。託。人。和。鴿。母。蕙。娥。一。交。涉。蕙。娥。心。想。果。然。魚。上。鈎。了。老。實。不。客。氣。兩。句。話。一。費。少。爺。要。娶。蕙。娟。身。價。一。萬。元。要。梳。櫥。喜。錢。三。千。元。劃。一。不。二。不。折。不。扣。一。那。朋。友。遂。轉。復。了。費。無。義。漫。說。無。義。在。親。權。支。配。之。下。拿。不。出。這。許。多。的。錢。就。是。有。這。許。多。的。錢。被。老。鴿。要。索。類。乎。強。迫。的。租。稅。也。不。願。意。拿。出。來。可。憐。他。與。蕙。娟。的。戀。愛。竟。因。經。濟。的。束。縛。受。一。大。打。擊。只。好。不。想。起。了。蕙。娟。知。道。了。除。了。沒。人。的。時。候。偷。彈。幾。點。眼。淚。也。沒。有。第。二。種。方。法。可。是。因。此。一。來。見。了。費。無。義。分。外。的。抱。歉。愛。戀。的。思。想。愈。加。濃。郁。

懲。創。蕙。娟。的。鴿。母。商。量。了。多。次。總。沒。有。結。果。後。來。有。一。個。朋。友。傳。授。了。無。義。一。個。方。法。無。義。雖。曉。得。這。個。法。子。不。甚。妥。善。但。是。當。時。合。着。一。種。憤。怒。也。顧。不。了。許。多。不。動。聲。色。的。向。蕙。娟。院。中。照。常。呼。燈。載。酒。但。不。提。從。前。那。件。事。罷。了。

過。了。些。時。候。無。義。又。得。着。一。個。機。會。和。蕙。娟。密。談。他。道。我。有。個。姑。母。新。近。死。了。姑。母。很。有。遺。產。沒。有。兒。子。姑。母。最。歡。喜。我。遺。命。叫。我。承。繼。他。他。那。財。產。全。傳。給。我。了。你。不。瞧。我。臂。上。繫。一。條。黑。紗。嗎。正。是。爲。我。姑。母。穿。孝。說。到。這。裏。笑。了。一。笑。道。這。塊。黑。紗。的。代。價。不。小。呢。姑。母。財。產。共。有。十。萬。左。右。不。動。產。不。必。說。單。是。現。鈔。票。有。兩。萬。呢。這。筆。錢。我。父。親。也。不。能。過。問。可。以。儘。

我自由的享用了。我和我的身體也可以在這一塊黑紗上完全解決呢。蕙娟道：「得着意外的財固然是高興的事，但是你姑母既疼你，將財產給你，你也該念着姑母一生積蓄起來，很不容易，不可以趁他死來不及的揮霍。旁人議論不雅，你問心也交代不過呀。」費无義笑道：「想不到你竟會有這樣的正經話來教訓我！可是蕙娟得了這個消息，信之不疑，心中也有說不出的愉快。心想費无義總算是個有情義的人，他自家手頭有了活動的錢，還不忘却我。第一先辦我的事，待我可謂仁至義盡，傾向无義的心，因此格外誠懇了。」

並且和蕙娟說我是聽你的話，恐怕外邊物議沸騰，所以須待兩三個月後再辦，否則依我和你的愛情，熱度恨不得立刻一雙兩好，早成眷屬呢。蕙娟道：「遲早到沒關係，只要我們兩人能彀有這美滿的一天，就罷了。如今你既有了體己的錢，我還不是你的囊中物嗎？我的心緒近來因此鎮定得多了。无義見蕙娟深信他心中不覺大喜，心想我那朋友到底有見識呢？於是趁勢對蕙娟道：「不瞞你說，從前我和你在一塊，你是一個清倌人，我怕老鴇起疑心，將來敲我的竹槓，往往遇避點嫌疑，如今我准備好了錢，討你大不得了，多出幾千塊錢什麼天大的事沒有什麼不。我覺得嫖客避嫌疑，正是嫖客傷心的境界，我現

在對於這嫌兩疑個字認爲不成問題了。蕙娟聽了也笑道有了錢方可以說這大話我如今既知道身體已經有了着落對於鴛母也不似從前那樣怕他了。唉世界上什麼喜怒哀樂全是金錢在那裏操縱罷了。費無義道可不是呢。

費無義利用蕙娟信任他有娶他能力的機會他便甜言蜜語用詐欺手段秘密的先解決了娶他問題當中的一部分滿足了幾年渴望的性慾。總算是賣無義以無代價的損害了鴛母的權利報復他前次敲竹槓的憤恨在蕙娟的痴想以爲無義一定要娶我的這秘密無發現之一日委曲求全也不過要固結無義的歡心誰知正中無義的詭計春風一度

費無義便永遠的不與蕙娟見面了。普通的說法是嫖客上妓女的圈套這件事是妓女上嫖客的圈套。費無義這種辦法他志在報復老鴛取快一時誰知直接的却負了蕙娟然而費無義既決心做這負人的事良心早已丟在一邊他的朋友勸他道騙騙妓女有什麼傷天害理無義深信了所以有此舉動。唉單純的嫖客心目中簡直不把妓女當一個人類看待呀。

老鴛蕙娥見費無義絕迹不來他心中明白一定是上次拒絕了他的請求吃不落我這個竹槓給我打了。雖然失一戶客人不免少一宗收入但是排斥了蕙娟一個恩客妓女心中是件恨事老鴛心中却

是一件喜事也不在話下。獨有蕙娟見无義忽然不來，還以為是病了，十分擔心。幾次三番向他的朋友打聽，朋友說病是沒有人到外路去了。再問那裏去有的說漢口有的說南京有的說廣東，真是越說越遠了。暗地下派妥當的大姐、阿姨到費家去問，也是候門似海，不得其門而入，只能和門翁問點消息。也是惱恍迷離，電話更是打不通了。可是探出一點確實消息，费无義也沒死什麼，姑母更沒有什麼財產傳給他。並且费无義只有一個小姑母，只有八九歲。每天无義的父親給他三角小洋買點心吃，那裏有十萬財產這些話，姑娘打聽來告訴了蕙娟。蕙娟起先還不相信，後來四方八面印證起來，曉得费无義

有意造下一大篇鬼話騙他入彀。這時候悔恨無及，也不能和一個人說他的憤悶。可想而知，幸喜那個秘密無人發覺。

戀愛濃郁的性交結果，最容易有孕。一月兩月，蕙娟還不覺得。三月四月，腹部漸漸凸起，鴿母深知蕙娟除了费无義外，沒有第二個要好的人。這腹中一塊肉一定是费无義的遺孽。再看费无義絕不來更足以證明他是情虛畏罪而逃。鴿母是曉得費家的家世的，閉目想了一回，計上心來，也不發作。當時但盤詰了蕙娟一回，蕙娟這時候又羞又憤，除掉伏地哀鳴，尚有何說。蕙娟的心裏恨不得立刻死了乾淨，免了人間世的羞辱，做了鬼再去尋負心人算帳。

幾次三番要偷那供客的鴉片煙膏自盡轉念一想費無義不致負義到如此他暫時不能來或有不得已的原因我腹中既是他的骨血等待生出來他知道了就是不瞧我妓女的面上也應瞧自家骨血面上來了結這重公案我這一死連帶的將他骨血毀了未免是我負他主意既定便咬定牙關忍痛受各方面的磨折誹笑可憐他腹中有七八個月胎兒的時候還勉強挺着大肚皮在樽邊酒畔拉長了嗓子唱曲子給嫖客娛樂客人見了蕙娟總笑嘻嘻的問他幾時送紅蛋來吃有幾位年高德劭的客人見了不忍抽空便對他鴛母蕙娥道這樣大肚皮你還不讓他休息休息還要逼着他唱逼着他笑逼着他

四面八方的上樓下樓出局未免太無人道主義了鴛母冷笑一聲道誰叫他自已尋開心也叫他嘗嘗開心的滋味呢

到了快臨盆前兩星期鴛母纔替蕙娟租了一間樓面簡單的擺了一張床幾張桌椅蕙娟到了那裏不多時便產了一個男兒蕙娟於痛暈過來的時候聽穩婆說是個男兒心中也覺一喜穩婆將小孩子洗滌包裹好了放在蕙娟的枕畔睡着算是沾着親生娘的暖氣蕙娟痛定思痛一睜眼見一個肥胖的小孩子睡在枕邊恨不得抱起來向他粉紅的小頰上使勁嗅一嗅爭奈生產以後四肢一毫氣力沒有動彈不得只好瞧了幾眼心想這個孩子的高鼻子約

略有點像他那負義的父親呢。

到了第二日，蕙娟甯睡，酣了精神，也略充足些。忙睜眼向枕邊一瞧，卻不見小孩子，睡在那裏。心想：一定是僱了乳母來抱去吃乳了。凝神一聽，房間內靜悄悄的，沒一些聲息。蕙娟擰着用手拉開帳子，一瞧，只有一個老娘姨坐在椅子上打盹。蕙娟忙叫了一聲：「那老娘姨，揉了一揉眼睛，對他道：『可是要呷點粥麼？』」蕙娟點點頭，老娘姨忙將粥盛了一碗，捧與他吃。蕙娟趁老娘姨走進床邊的時候，低低的問他道：「小孩子呢？」老娘姨看你媽早半天來，瞧你一轉，你睡着沒驚醒你臨走的時候，將小孩子帶了去了，也沒交代什麼。蕙娟聽了這話，手裏的一碗粥，頓的全要。

潑出來。老娘姨雙手忙去接了那碗粥，道：「哎呀，你的身體怎麼這樣虛弱，連一碗粥全捧不住。我來喂給你吃罷。」蕙娟哽咽着道：「謝謝你，我此時吃不下，停一會再吃罷。」說罷，眼睛裏一酸，再瞧一瞧枕頭邊，昨夜小孩子睡的地方，止不住流下淚來。老娘姨道：「你莫哭，產婦哭了要帶下迎風流涕的毛病，便成終身之患了。」

到了黃昏時分，鴛鴦母蕙娥來了，掀開帳子，淡淡的問了一聲：「蕙娟，道你身子覺着怎樣？」蕙娟道：「還好。」鴛鴦母道：「做產婦的要安心，不要煩惱，頂要緊你那個害人精，我已替你送掉了，留着他，我曉得你瞧着一定氣惱，還是送掉的乾淨，況且這樣沒老子的私貨，豈

來誰管帳。恭喜你出空了。肚皮輕鬆得多了。好好的。養養半個月。就好到生意上去了。耐心點。我沒功夫。常來瞧你。你要什麼。呼喚老娘姨。便了。說罷。望了蕙娟一眼。見他一張慘白的面。沒精神的眼睛。掛着兩行珠淚。一聲不響。鴛母也不忍瞧了。放下帳子。噤咕噤咕。吩咐了老娘姨幾句話。匆匆的下樓。到他燈紅酒綠的妓院裏去了。

隔了三個星期。鴛母推定蕙娟身體是健全了。便辭退了這所臨時樓面。將蕙娟接到妓院去。總算在妓院裏。後面亭子間。又讓他休息了一星期。沒叫他出來。應客四星期以後。玉柱金樽。歌衫舞扇。又做他的妓女。生活與前四星期前一樣。不過蕙娟腦中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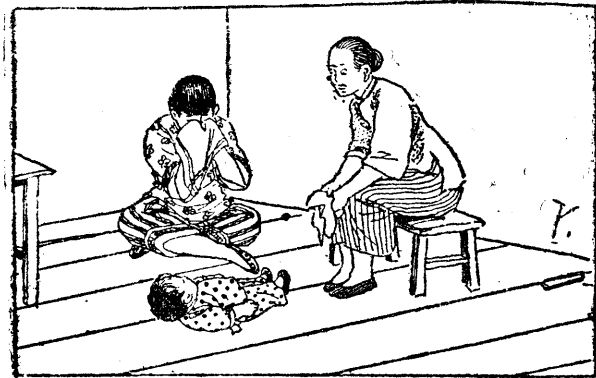
深印下了一個高鼻子粉紅臉肥胖的小孩子影像。然而也不敢質問鴛母。將這小兒究竟送到那裏去。因爲一問。恐怕引出鴛母許多的問罪之師。

鴛母除了妓院是他的營業出張。所以外。還有一個住所。妓院裏。如果沒什麼事。鴛母總在這住所裏安坐着。享他的清福。這一天。距離着蕙娟產兒的日子。已有四個多月了。蕙娟到鴛母的住所裏來。鴛母見了。笑嘻嘻道。你來得正好。我要抱一個新鮮人給你瞧瞧。說着。便一疊連聲叫乳母。抱出這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孩子來。鴛母從乳母手中接過來。抱着對蕙娟道。你看這孩子。可胖。蕙娟見了。摸不着頭腦。只有點點頭。鴛母一面逗着那小孩子頑笑。一面對小孩

子道：「今天你的大姊姊來了，爲什麼不叫一聲？」蕙娟聽了這句話，不覺怔了一怔。鴉母也有些覺悟，便對蕙娟道：「我因爲一人在家悶氣，不過現在煙又少了，格外無趣，恰巧離此地不遠，有一戶窮人家兒女生得太多，又生了這個男孩子，實在養不起，怨天怨地，我瞧着這孩子品貌還好，笑起來還不討厭，我便收養了，做個兒子，他不是應該叫你大姊姊麼？」蕙娟聽了這話，又瞧了那小孩子一眼，只見那高鼻子，很與自己的那個孩子一般，心中明白了一半，曉得眼前的假弟正是自己的親兒。鴉母設此圈套，諱莫如深，不知是何詭計，可是他既然如此說，我也只好認我兒子作我的弟弟了。當時便也咬着牙齒，免強的

乾笑着叫了那小孩子一聲「阿弟」。從前蕙娟不常到鴉母的住所裏去，自從發現了這名義上的弟弟以後，一月半月總去瞧他一次。蕙娟心裏暗想：我有真兒子，可看比較，不知下落，瞧他不見，總要好些，就是罰我做他的姊姊，我也甘心。因此實際上，蕙娟到得着母子團圓之樂。有一天傍晚，約摸有五六點鐘的時候，蕙娟正在對鏡理裝，預備去上酒陣歌筵，忽然鴉母差了一個小丫頭匆匆的跑來，喊蕙娟回去。蕙娟道：「有什麼緊急的事，值得大驚小怪？」我出了幾處局，再回來罷。那小丫頭急道：「姆媽吩咐的叫你就去……」小弟弟不好，蕙娟聽了這話，宛如打了一個焦雷，急得氣也透不

出。便。同。小。丫。頭。趕。了。回。去。到。了。鴛。母。的。住。所。只。見。鴛。母。躺。在。烟。榻。上。抽。煙。臉。上。也。有。幾。分。慘。沮。鴛。母。見。蕙。娟。來。了。帶。着。悲。聲。對。蕙。娟。道：他。死。了。特。為。喊。你。回。來。去。瞧。他。一。眼。罷。就。要。送。他。出。去。了。：說。着。用。手。向。裏。房。一。指。蕙。娟。這。時。候。也。昏。了。趕。忙。走。了。進。去。只。見。他。那。親。生。兒。子。假。稱。弟。弟。已。是。直。挺。挺。的。睡。在。地。板。上。身。上。還。穿。着。蕙。娟。前。天。替。他。做。的。一。套。紅。點。子。盛。澤。紡。的。小。衣。褲。可。是。小。眼。睛。已。緊。緊。閉。着。



小。嘴。微。微。的。開。着。一。個。乳。母。坐。在。一。張。小。板。凳。上。對。着。短。屍。垂。淚。擡。頭。見。蕙。娟。走。進。來。那。乳。母。擦。擦。眼。淚。道。四。小。姐。小。弟。弟。真。正。可。憐。昨。天。晚。上。還。能。跳。今。天。早。上。還。能。笑。下。半。天。忽。然。變。卦。了。斷。命。的。天。花。怎。樣。這。般。的。利。害。啊。：蕙。娟。見。了。也。止。不。住。的。大。哭。他。這。一。哭。要。研。究。他。的。性。質。也。不。知。道。他。是。哭。無。父。的。孤。兒。子。呢。還。是。恨。萬。惡。的。鴛。母。呢。還。是。怨。負。義。的。費。无。義。呢。還。是。自。嗟。身。世。呢。大。概。他。一。顆。眼。淚。

裏子細分析起來這幾種份子全有呢。

蕙娟正在哭個不住的時候忽然有人將他拉了一
把蕙娟擡頭一看見是小丫頭小丫頭道姆媽叫你
不要哭了院裏有人來催你趕緊去說有十幾張局
票到了等着你去侑酒呢快去罷琵琶已經替你携
來了。

北里嬰孩

一六



一星期的買辦

倚虹

中呢列位不相信請看我這「一星期的買辦」

從前的老輩每每不贊成子弟住在上海他們總認定上海是青年子弟最不相宜的場所然而青年子弟却非常的歡喜住在上海非常的愛戀上海未到上海來的希望來已到上海的捨不得去有許多青年子弟因為在上海沒有固定的職業對於家庭提不出一個

久居上海的理由於是急急忙忙要想在上海尋職業他那意思並不在職業之如何宗旨不過要借這名目達到他居住上海目的罷了社會上的魔鬼最多他揣測上海有這班急求職業的青年他便設出方法以職業來求人許多戀愛上海的青年怎麼會不墜其術

何仲明是南京何中堂的第二個孫子是一個個儻的少年他在二十歲以前全是極力去做「絨繡」兩個字的歷史他的足跡也不出南京他的活動力也不出秦淮河他的最遠的目的地不逾「下關」他的慾望也不過希望在釣魚巷裏討一兩個揚幫妓女置之金屋而已不想光復以後到了上海纔曉得上海的繁華勝過南京

千。百。倍。他。嘗。和。朋。友。說。南。京。除。了。做。督。軍。的。有。爭。戰。的。必。要。在。我。們。聽。起。來。南。京。無。一。毫。可。以。留。戀。的。價。值。於。是。決。計。久。居。上。海。可。是。何。仲。明。的。老。太。爺。老。太。太。還。雙。雙。在。世。雖。然。溺。愛。何。仲。明。仲。明。說。什。麼。兩。老。總。依。著。他。此。次。他。要。全。家。搬。到。上。海。仲。明。的。父。母。可。不。能。貿。然。答。應。了。仲。明。的。父。母。所。持。的。理。由。說。全。家。遷。滬。一。則。開。支。太。大。入。不。敷。出。二。則。南。京。的。房。屋。財。產。沒。人。照。管。豈。不。可。惜。因。此。否。決。了。仲。明。

的。建。議。無。奈。仲。明。戀。著。上。海。一。定。不。願。意。走。後。來。仲。明。的。父。親。沒。法。便。對。仲。明。道。你。當。然。隨。我。們。老。夫。婦。和。其。餘。的。人。一。齊。回。南。京。去。高。房。大。廈。豈。不。舒。服。你。如。果。上。海。有。一。件。職。業。那。也。不。妨。一。個。人。留。在。這。裏。少。年。人。原。是。要。開。創。做。事。的。不。能。和。我。們。老。朽。比。可。是。空。空。洞。洞。的。若。沒。有。職。業。萍。飄。絮。泊。的。獨。居。上。海。有。何。趣。味。徒。多。耗。費。還。是。回。南。京。的。好。萬。一。悶。起。來。不。妨。偶。而。來。逛。幾。天。這。一。番。話。仲。明。的。父。

二
親。也。總。算。說。得。詞。意。委。宛。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了。仲。明。聽。了。暗。暗。打。算。我。如。要。在。上。海。非。尋。一。個。職。業。不。可。他。既。說。了。這。話。我。尋。着。了。職。業。他。只。好。讓。我。久。居。此。間。了。於。是。仲。明。也。不。和。他。父。親。辨。論。先。讓。全。家。搬。回。南。京。分。頭。託。朋。友。替。他。尋。職。業。仲。明。的。朋。友。向。來。只。知。道。仲。明。揀。熱。鬧。地。方。去。頑。要。從。沒。聽。見。他。要。尋。職。業。如。今。一。旦。聽。見。他。說。尋。職。業。大。家。全。奇。怪。起。來。以。爲。他。是。頑。話。後。來。仲。

明再三的催朋友替他尋職業那朋友對他道：「考實說上海灘上職業是不少，可不是你能做，你肯做的好事體，人家也不見得肯來找你吃重的事體，你又幹不了。局面小的事體，你也決不幹。上海雖大，要尋一個與你合宜的職業，竟不可得呢。只好徐以圖之罷了。」說這一番話的那個朋友，却是一個正經人，所說的話也是針對何仲明一些不假無如何。仲明極不願意聽。

隔了幾天，仲明又和別一個朋友談起那朋友姓張號曉仁，是在一引洋行裏做事的。他和仲明雖是酒肉之交，可是張曉仁常常將洋行裏新到的貨樣什麼鋼表呢，自來水筆呢，紙烟夾子呢等等拿來送點給仲明。仲明因此與他比和別的朋友略為親密些。張曉仁聽仲明要在上海做事，當時極力贊成這一層，已經先得仲明的歡心了。隨後問仲明要尋什麼樣子的職業。仲明道：「我初出來單人獨馬，

做事也不敢存十分奢望，你替我留意罷了。」張曉仁道：「你也要提出幾個條件放在我肚皮裏，我方可以替你去尋頭寸。」仲明道：「第一要名稱好聽，因為名稱不好與我身分門第不稱家，嚴一定不贊成的。第二要職務清簡，因為事體太繁太苦，老實話我是吃不落的。反要鬧笑話，最好有人做了事起好了稿子，叫我簽簽字，接接頭，最好第三薪水花紅也不可太少。你想我一個人在上海，便是不賭不嫖，做一個

一星期的買辦

規矩人起居飲食酬應遊戲已經
月費不支既有了一個職業似乎
也不能再時常向家嚴開口要錢
我算了一算至少每月總非三百
塊錢不可張曉仁一面聽著一面
點頭道你這三個條件一些也不
錯而且條條腳踏實地瞧上去似
乎尋這適合頭寸的事體很難然
而上海灘上千千萬萬的行家有
事沒人做的也狠多機緣湊巧也
許有這樣的局面候你呢我代你
留意罷了仲明再三的拜託他一

番而別

隔了五六天張曉仁來尋何仲明
了他說巧極了巧極了我們行裏
大班和我說他們同國的朋友設
了一月行名喚湯白洋行已經開
張了一年多了他行裏分三部一
部是機器部一部是軍裝部一部
是花邊部機器軍裝兩部已請兩
個廣東人做買辦了花邊部因爲
初初開辦還沒請定了人大班對
我說湯白洋行的大班託他物色
人材要精明強幹有身家廣交際

四

的華人方肯延聘鑽的人雖然不
少但是湯白大班不輕允許我聽
了這話狠替你一喜第一這個職
業名目是『湯白洋行買辦』說
出去也堂堂走出去也漂亮老太
爺聽了外國人請你去做買辦一
定狠歡喜狠贊成的豈不是與你
第一個條件相符麼第二事體狠
輕鬆每天早上九十點鐘到行與
大班接接頭十二點出來吃飯兩
點鐘再進去與大班再會會面四
點一刻反鎖了寫字間大家全散

了。逢著禮拜六下午還可以到。何等寫意。何仲明含笑道：「好。便好。不過我的外國話不大行。除掉打撲克上邊幾句話和拍拉瑪。上半本上幾個名詞。還記得其餘全說不上。來如何能和外國人談天。豈不僵煞。張曉仁道：「這一層何用費心。你說得不好。可以由你另請翻譯。翻譯的佣金由大班擔負。你何必害怕。像你這樣聰明的人。到了行裏聽人說。說不銷三兩個月。包你眼面前幾句話一定對答如流。

一星期的買辦

了。何仲明道：「花邊我是外行。既做了買辦。我怎麼辦呢。從何下手。張曉仁道：「浦東一帶。有編造花邊的工廠。他打聽你的行裏。收花邊。他們自會帶著樣子尋上門來。你再替他。和大班磋商。行情磋商定了。大班付銀子收貨。你拿康密沁。豈不省事。寫意。再者。你手底下也有三四人。用著零碎事體。你可以不管。不問總其大綱而已。何仲明道：「談了半天。這買辦一席。

有多少錢。薪水花紅呢。張曉仁見問忙湊過去。道：「這一層更合你的條件了。薪水每月三百兩。寫字間用的翻譯書記。老夫等等一切歸你僱用。行裏准其每月開支二百兩。多下來是你的好處。不足由你貼。總算一切由你包辦。連你自己的薪水五百兩銀子。一月這是呆薪水。不問有生意沒生意。可以坐支的。至於花紅。康密沁。瞧生意的大小而定。大概是有個九三扣。譬如做十萬銀子的生意。你坐穩。

五

有三千兩的好處。倘如做到一百萬。就有三萬的利益了。說罷。深深的對何仲明一揖。道：恭喜。恭喜。真是你老哥的發財機會到了。

何仲明聽說笑得合不攏嘴。道：照

你說來。已經代我說成了。張曉仁道：成還沒說成。因為不能不先來問你一聲。得你一個同意。何仲明道：既然與我所說的條件相符。你老哥怎不替我決定了呢。這種好事。萬一被別人搶去。豈不可惜。張曉仁道：這也不是那種登報招請。

買辦恐怕讓人知道了。這是極秘密的機會。不是內裏人怎會有這種好機會。何仲明道：那麼費心。你就去替我說一說。定局省得夜長夢多。

張曉仁道：但是有一樣湯白的大班。也有一個條件。所以我要你見許了。方能去說。定何仲明道：什麼條件。張曉仁道：論到這條。你真可謂極寬極穩的了。大班要你墊款三千兩。何仲明道：他不給我一個錢。先叫我付他三千兩。我未免太

不上算。了。張曉仁道：湯白大班。手面很好。決不少你這三千兩銀子。用所謂墊款者。鬚髮和押櫃。差不多。因為以後他有許多銀錢貨物。在你手頭。出出進進。萬不能不有一點押櫃。做個信用保障。況且你這三千兩。分兩期交。第一期。你只交現銀一千五百兩。可是他出一張二千兩的簽字收據。給你總算五百兩。是預付你一個月的薪水。開支的其餘一千兩。你開一張一星期以後的支票。給他。就是了。算

出第二期的款子他收到支票他也寫一張收據給你萬一將來你和他分手這三千兩照數連六釐官利算還分文不少你想目前只出三千兩銀子每月有五百兩的呆收入又有意外約花紅做的又是洋行買辦好席面這種便宜事體高尚職業從何處去尋呢真所謂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呢

何仲明躊躇道三千兩銀子我手頭一時還湊不出來我明天只好

回南京一轉向家嚴說明了帶款子來再定局罷張曉仁道你如果是決定的那麼我先替你說定了免得爲捷足先得我的意思最好在南京未去以前銀子未交以前你和湯白大班見一見說說定付銀子遲兩天三天也不要緊你付了銀子再去起薪水辦事就是了何仲明道狠好狠好

第二天午後張曉仁介紹了何仲明到湯白洋行去見大班華德萊先生何仲明又帶着他一個堂房

阿姪去因爲阿姪在梵王渡讀過三年書會說外國話同了去做個親信的翻譯果然華德萊開出條件墊款銀子和薪水數目與曉仁所談絲毫無誤華德萊又說了幾句親善的話何仲明非常高興當場便說定了約定三天後交銀子簽定合同再入行辦事何仲明別了華德萊趕緊奔到南京見了他父親報告這個情形他父親也將信將疑說沒有這般好事罷仲明道父親如不相信可以同去付銀

子見外國人查看合同他父親道
既靠得住就去照辦我年紀大了
懶得到上海外國人更怕見了明
天叫帳房裏替你匯三千兩去但
是要一切格外謹慎外國人的頑
意兒千萬不可大意何仲明領命
欣然赴滬

到了預約的那一天何仲明仍同
著堂阿姪帶了一張一千五百兩
即期莊票和一張一星期後三月
四號的銀行一千兩支票去便與
湯白大班華德萊雙方簽定合同

各執一紙存照將那銀票支票付
給華德萊時華德萊也簽了一張
收據給他兩次收據一次簽好收
據上却寫明白是三千兩何仲明
拿着非常得意心想五百兩的薪
水先到手了華德萊又將何仲明
領到一間不大不小沿馬路的寫
字間去指定這就是花邊部的寫
字間那間屋子光線很好寫字檯
等類也約畧有些陳列何仲明狠
爲滿意華德萊道如果嫌布置不
精儘管重新安排今天是二月廿

六號布置收拾總要兩三天那麼
就請你三月一號來正式辦事罷
仲明一算二月只有廿八號兩天
功夫雖甚偏促但是趕緊的辦起
來還趕得及便答應一准三月一
號就職

二月廿七八兩天正是何仲明督
率書記翻譯式老夫組織寫字間
的期間張曉仁又時時來做顧問
何仲明不惜工本又添了幾件沙
發兩張柚木寫字檯幾扇油畫頓
時將一間小小的寫字間布置得

安妥貼貼買辦何仲明的那張寫字檯上格外收拾得整潔漂亮什麼墨水壺筆架膠水吃墨紙硬板案上日曆大小信封信紙白鋼絲的文具籃一切應有儘有非常齊整檯角上又安設了一架買辦專用電話機可以一面寫字一面聽電話何仲明是預備職務忙起來時不得如此未雨綢繆也正是他的好處

也就就了翻譯一席他的小舅子也就就了書記一席替他拉包車的阿二也高升了就了式老夫的一席但是職雖就了寫字間裏除了仲明的幾個嫖友來道喜以外沒見一個花邊交易的人走進來進去見了一次大班華德萊華德萊問有什麼事何仲明的翻譯回答沒有事華德萊臉上狠露出厭惡的神氣來何仲明只得帶着翻譯退出自家寫字間來以後雖想走進去和大班談談但恐怕惹他的

厭惡只好不見面了仲明的堂姪也狠贊成不去見大班因爲久不說外國話說多了狠覺得吃力呢何仲明率領着阿姪小舅子株守在寫字間雖有些沈悶但是子細一想不去管他坐着也有錢擊坐坐何妨盼到四點鐘一敲飛也似的出來到了酬應場中大家問起總說是從行裏出來似乎非常光寵有時夜深了大家還要拉着仲明打撲克仲明道我不能奉陪了明天九點鐘還要到行遲了大班

找不着我又要說閒話呢。那有你們可以睡晏覺的舒服自由呢。說着還帶着幾分苦惱的神氣。然而態度却是非常得意呢。因為不如這一般嫖客和妓女不曉得他是洋行的買辦了。

何仲明如是謹慎從公的約有兩三天實因一無所事不免厭氣起來。心想我接手花邊買辦以後那軍裝機器兩部買辦還沒去拜訪過。雖然你管軍裝我做花邊各幹各事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總算得

在一個行裏辦事大家不照面似乎禮節欠周。想到這裏便帶了一張名片遞出自家寫字間到隔壁軍裝買辦那裏去。何仲明此事狼懂得點洋行規矩先用兩個指頭獨獨在門外敲了兩下裏面答應一聲『康姆音』仲明便走了進去。誰知進去一瞧仲明大為詫異。只見那軍裝寫字間裏的人七手八脚在那裏收拾捆紮油畫掛片。全卸下來倚在牆根。字紙倒得滿地像煞就要搬家的神氣。仲明

不知何故還未開口問話。那軍裝寫字間的人先問仲明尋誰。仲明道我來尋這裏買辦鄺先生。那人問仲明貴姓。仲明心中好笑。一家人竟會不認得一家人了。當即不多說什麼挖出一張名片。那人一瞧笑了一笑道。就是在隔壁麼。仲明點點頭。那人領仲明到裏間去。坐下只見一位蒼黑面孔四十歲以外的廣東人。愁眉不展的靠着寫字檯坐着。那廣東人見了仲明的片子起立招呼。仲明問了貴姓。

纔知那廣東人正是軍裝買辦。鄺先生、鄺先生、劈就頭問仲明道：「何先生來行有多少時候了？」仲明答道：「剛進來不到一個禮拜以後一切還要請鄺先生指教洋行的事。」小弟沒做過，實是外行。鄺先生道：「何先生進來墊款，墊了多少？」仲明道：「慚愧得很，墊不出多少，只墊了三千兩。」鄺先生道：「全付了嗎？」仲明道：「已付了二千，其餘一千出的是支票，還沒到期呢。」鄺先生道：「快點，快點，去止付。」仲明忙問何事，鄺先

生道：「我們全是中國人，我不能不關照你一聲，我們全上了這滑頭外國人的當了。」仲明聽罷，急問怎樣。鄺先生道：「這華德萊原來是一個外國流氓，他開設這洋行，原是假戲騙人，外國廠家並沒一些聯絡。我進來，除已墊付五千兩外，另外還做了兩三筆生意，有一宗是替江西辦軍火，已付了四千兩的定銀，直到如今貨色一點沒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定戶追得不了，我去問這滑頭華德萊，他一

派支吾也交不出，外國廠家電報來，我又秘密的查出他幾件詐騙證據，那邊機器買辦林先生也是上了當，他共總被他騙了一萬一千多兩，比我還要吃虧。現在我和林先生聯合起來，已經請了律師在領事衙門裏控告他。了，此刻我正收拾一切預備和他吃官司。怎麼何先生一點不曉得嗎？」何仲明聽了，狠爲發急，「想錢已被他騙去，還不必說，這麼一來，這居移氣，養移體的買辦，做不成了。」

未免可惜。當下只得問計鄺先生。鄺先生道：你第一步趕緊去止付。那未到期的，一千兩支票，第二步你也趕緊收拾收散夥，最好也加入我們這控告以內，向華德萊追償損失。不過，看上去來，追也是枉然。這樣辦一辦，可以叫華德萊滾蛋。回國省得再在上海害人。何仲明沒了主意，只得點頭稱：是何仲明還想再談片刻。鄺先生立起來送客道：我此刻還要到外國律師那裏去商量辦法。恕不奉陪了。何

仲明只得出來，心想機器買辦那裏也可以不必去了。紛亂的情形大概也和鄺先生這裏一般無二。沒精打采的，只得回到自己寫字間來。他堂房阿姪見老叔面如土色，而回不知就裏，以為是受了軍裝買辦的搶白。正要問時，仲明歎了一口氣，搖了一搖頭，打開那往來的銀行支票存根來一查抄出。那付給華德萊支票號碼來正式的，又寫了一封信，蓋上印鑑圖章，立刻差人送到銀行裏去。不到四

點鐘便先走了。四號的那一天，仲明仍舊到湯白洋行去，以觀動靜。一看軍裝機器兩間屋子全空空如也，曉得鄺先生的話不是欺人之談。正要和阿姪小舅子說明原委，收拾滾蛋。不提防到了十一點三刻的時辰，外面送進一封洋文信來，要仲明親自簽字收拆。仲明簽字收下了。只見信封左角上有一行中國字，是『匈賴西大律師公館』。仲明纔知道是外國律師的信，抽開一

看全是洋文。急忙叫堂阿姪去看。堂阿姪一口氣也看不十分。了解急急忙忙。又查了半天字典。總算弄明白了。一句一句的譯出來。

據敵當事人華德萊委託。所有閣下應付華德萊之一千兩支票。一張今日到期。華德萊赴銀行支取時。該銀行拒絕不付。以致敵當事人損失甚鉅。茲敵當事人委任本大律師向閣下要求第一速將應付之一千兩。尅日照付。

一星期的買辦

二賠償敵當事人因此損失銀一萬兩。正該兩款限二十四點鐘內。如數交至本大律師公館。倘逾期不交。或有意延玩。本大律師即向法院以刑事控告。閣下混用僞支單。詐騙之罪矣。勿謂言之不預也。此致

何仲明先生 甸賴西大律師啟

二月四日十一點鐘

何仲明讀了一遍。急得一身冷汗。半晌透不出氣來。連忙搖電話給

張曉仁問計。還是他小舅子明白。點勸仲明不可去問曉仁。恐怕是曉仁和華德萊串通。一氣豈不問道於盲。何仲明問那麼不問曉仁。又怎樣對付他小舅子。道我有一個主義。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這時候還來得及你先坐中車回南京。一到內地。外國律師也立時立刻無所施其技。否則在上海就要吃他的眼前虧。果真鬧到公堂。判到西牢。那真坍臺。坍足了我們也捲旂息鼓的走了。豈不省事。已付的

二。千兩譬如丟下水豈不就完了嗎。仲明一時沒了主意也只得如此辦法。

仲明的堂姪道這一走了事的辦法只能顧目前終非長策難道我們爲這一千兩銀子的關係永遠的賣斷上海這條路不成。仲明道對呀。叫我從此不到上海我辦不到。我情願罰三四千兩銀子了事。堂阿姪道我有一個法子一面呢。老叔暫且走出租界避一避一面呢。老叔將所有和華德萊訂的合

同以及句賴西的信一齊交給我。我認識一個外國律師叫根茄甸的翻譯叫他想想什麼和解的法子。究竟這件事十成有八成是華德萊騙我們不是我們騙他們有理不怕打官司一逃逃了不見那倒顯見情虛了。反爲不妥。仲明道這話一些不錯。事不宜遲。就這麼辦。恰巧已是十二點鐘吃中飯的時候。於是。不知不覺的何仲明帶着他的堂阿姪小舅子包車夫升任的式老夫反鎖了寫字間一溜。

烟出了湯白洋行。何仲明立刻到南京暫避小舅子也進城去躲一躲。堂阿姪因爲要去尋根茄甸律師辦正式交涉只得仍在租界一連過了三天。何仲明在南京接着他堂阿姪的信說根茄甸律師翻譯已將這件案子前後查過可以包仲明打贏官司不必怕他一切有那根茄甸保護。至於根茄甸律師費用並不要仲明分文。不過預先講明將來華德萊那邊出來多少銀子全歸根茄甸總算仲

明不費分文了一場刑事官司。仲明接到這封信心安了一大半。第二天又搖搖擺擺大模大樣的到上海去了。正要去找他。阿姪不想在東方旅館的電梯裏頂頭碰見了舊同事軍裝買辦鄺先生。鄺先生見了仲明先問道：「何先生，你怎麼不到行裏去搬家？具何必便宜房東？何仲明問：「怎樣？鄺先生道：「華德萊讓我們控到領事衙門以後，領事狠公正，曉得他是一個流氓敗類，因為要保全他們國裏

商人名譽起見，不能不重辦一下。當時判決驅逐出境，永遠不准來。華某銀行裏他還有二千五百兩銀子存着，沒有支完，領事便判歸我和機器買辦林先生瓜分了。你如果也告他一狀，也可以按股分點呢？」何仲明道：「華德萊已經動身了嗎？」鄺先生道：「昨天綠烟囪的輪船出口，領事已押他上船。這時候早已在東洋大海裏了。湯白洋行裏的物件，我和林先生的已經取回。你那一間依房東就要打開門。

來搬動是我關照他，不許擅移。你趕緊明天去收拾收拾，究竟搬幾張寫字檯沙發回來也可以。抵抵損失。鄺先生說完了，自去。何仲明感謝不盡。何仲明聽了好生歡喜。華德萊自己犯了詐騙罪名，驅逐回國。何律師那封信當然不生問題。根茄甸律師那裏也可以作為罷論。少了許多糾纏心裏非常舒服。好像犯罪的囚徒得了天恩大赦一般。第二天去搬回寫字間的寫字。

一星期的買辦

成○績○品○呢○

檯○沙○發○等○件○何○仲○明○見○這○許○多○寫
字○檯○旅○館○裏○也○擺○不○下○去○和○小○舅
子○一○商○量○託○了○一○家○轉○運○公○司○運
回○三○張○到○南○京○家○裏○給○他○自○己○的
兒○子○做○書○桌○仲○明○的○夫○人○見○了○心
中○暗○暗○的○歡○喜○道○現○在○丈○夫○真○是
改○邪○歸○正○時○時○刻○刻○紀○念○着○家○了
居○然○也○曉○得○替○小○孩○子○買○兩○張○書
桌○回○來○從○前○他○只○知○道○買○東○西○送
姨○子○那○裏○想○得○着○自○家○的○兒○女○啊
唉○！○誰○知○道○這○兩○張○寫○字○檯○正○是
他○丈○夫○何○仲○明○做○一○星○期○買○辦○的



崔將軍妾

虹 倚

「貞操」無論如何解釋總是婦女的一種美德。強迫的貞操固然爲新派的人所反對。說是違反人道主義。但是婦女自動的貞操我們似乎應該要加以一種尊重的觀念。如果是想出種種的手段方法來破壞他的貞操。這種行爲不管新的解釋和舊的解釋恐怕總不能饒恕他的。這種行爲的人狡猾詐。雖避免了法律的制裁。我想那良心上的裁判終逃不了呢。我如今且述一個有貞操的女子。可憐他竟被惡毒的環境誘惑。威嚇犧牲了貞操。並且犧牲了幸福。我提起筆來述這段歷史。我也不免下兩點熱淚。表示我對於這萬惡社會一種憤恨的意思。可憐這女子的個人還在其次呢。

盧慧芸是盧仲環的第三個女兒。仲環先代曾做過幾任官吏。很積蓄了幾個錢。到了仲環家境也還充裕。仲環抱定了守成的宗旨。仍舊住在杭州。不愁吃不愁穿。安安穩穩做一個不出頭的小紳士。仲環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大女兒志瑛嫁了上海開絲行的陸家。二女兒出天花早死了。只剩下三女兒慧芸和兒子。邗

禮。盧。仲。環。年。紀。不。大。腦。筋。不。舊。他。早。將。慧。芸。和。邦。禮。分。別。送。進。學。校。裏。讀。書。邦。禮。還。小。在。小。學。堂。裏。不。去。提。他。慧。芸。却。在。杭。州。有。名。的。一。個。女。學。堂。裏。肄。業。多。年。頗。有。些。程。度。再。加。慧。芸。天。賦。一。種。美。麗。的。面。目。和。柔。婉。的。性。情。因。此。慧。芸。的。名。譽。便。一。天。比。一。天。的。使。人。注。意。起。來。了。在。這。時。候。盧。仲。環。不。幸。一。病。而。亡。凡。是。有。恒。產。的。人。家。死。一。兩。個。人。却。沒。有。多。大。影。響。仲。環。的。妻。子。當。然。管。理。遺。產。領。着。孤。兒。弱。女。度。他。歲。月。有。一。年。冬。季。慧。芸。在。學。校。中。已。放。了。年。假。坐。在。家。中。沒。事。恰。巧。他。嫁。在。上。海。的。阿。姊。寫。信。來。接。他。到。上。海。去。盤。桓。些。時。滬。杭。火。車。交。通。甚。便。慧。芸。便。取。得。了。他。母。親。的。同。意。往。上。海。阿。姊。家。裏。來。了。手。足。相。聚。自。然。

有。一。種。愉。快。的。感。想。阿。姊。嫁。的。陸。家。境。況。也。很。好。阿。姊。和。姊。夫。伉。儷。又。很。篤。所。以。陸。家。的。家。庭。也。是。一。種。歡。樂。的。家。庭。慧。芸。因。為。阿。姊。的。殷。殷。挽。留。不。知。不。覺。一。連。住。了。半。個。多。月。阿。姊。家。裏。的。人。都。很。讚。美。慧。芸。說。這。樣。又。標。緻。又。和。平。又。有。學。問。的。姑。娘。真。是。中。國。少。有。的。了。在。陸。家。別。人。的。批。評。也。不。過。是。羨。慕。和。讚。賞。而。已。不。提。防。慧。芸。的。姊。丈。兄。弟。名。叫。陸。玉。樓。的。對。於。慧。芸。不。但。是。讚。美。並。且。發。生。了。戀。愛。的。思。想。這。思。想。可。是。出。於。陸。玉。樓。的。片。面。慧。芸。雖。與。他。每。天。見。面。確。還。沒。有。知。道。仍。舊。落。落。大。方。與。玉。樓。作。普。通。的。談。話。玉。樓。這。時。候。已。是。十。六。歲。在。中。學。堂。裏。讀。書。人。品。亦。是。很。端。正。的。玉。樓。的。父。母。久。已。要。替。他。訂。婚。玉。樓。

總拒絕了。大概近來的潮流，青年定婚要由父母作主，無論如何自己總有些兒不放心，不肯承認。玉樓也是這種思想當中的一個人。玉樓自從看見了慧芸以後，覺得慧芸種種的可佩可愛，又覺得世間女子除了慧芸以外沒一個可佩可愛的情之所鍾。大半如此，這也不能怪陸玉樓不多幾時。盧慧芸也回杭州去了。陸玉樓的腦中却永遠深刻了慧芸的影象。

過了些時候，陸玉樓的父母又要替他訂婚了。這一家來做媒的也是一個有財產的人家，並且這一位姑娘也在學堂裏念書，很文明的。玉樓的父母以為這一次玉樓總可以應允了。誰知玉樓依舊抵死不

要玉樓的父母也猜着他兒子一定另外有意中人，但不知此意中人是誰。再三盤問玉樓，玉樓熬不住，便說：「出除非盧慧芸我不結婚。」玉樓父母聽了這句話，非但不埋怨玉樓，且笑了起來。道：「痴兒子，早說了早可以給你訂成這盧小姐，也不是外人是自家親戚。你們弟兄變爲連襟，盧氏姊妹變爲妯娌，親上加親，那是再好沒有。況且盧小姐的品格學問，我們又全表贊同的。這事只須託你大嫂子一說，包管成功的。」當下玉樓父母便委託了大媳婦向杭州盧家去提親。

果不出玉樓父母所料，慧芸的阿姊回去與他母親一提他母親也覺得親上加親是最好的一口應允。

他母親道：「不過這是慧芸一生的大事，他又沒老子，我是一個舊式的女流，也不便十分替他做主，蠻做了他。雖然孝順，我不會和我衝突。萬一將來有些不稱心的地方，我未免對不住他。此事還是再問他一聲，明白好在陸玉樓他也見過的，對與不對自己想想。總有些把握。」慧芸阿姊聽了，也覺不錯。當晚慧芸阿姊便一五一十向慧芸說了。討慧芸的一個同意。慧芸起初聽見，說是自身婚姻的事，不好意思往下發表意思。只說母親做主就是了。他阿姊道：「母親說他不肯勉強，你要你自己拿主義呢？」慧芸這時已是十七歲了，論到學術，他腦子裏到也儲蓄了不少的文書講義。論到男女愛戀的問題，他

一向是一個空空洞洞的人，還沒經過什麼戀愛的階級，也沒有過什麼戀愛的歷史。簡單一句話，他是十七歲已經達到戀愛發達的年齡，還沒嘗過戀愛的滋味。簡直不解戀愛到底是一件什麼東西。因此原故，盧慧芸完全是一個乾乾淨淨澈底光明的女郎。情愛上頭絲毫沒什麼牽掛窒礙。經他阿姊再三的說解，又道了玉樓無數傾慕的話，又鋪張了玉樓許多的好處，又說將來姊妹變為妯娌，聯兩姓為一家，家庭興，味格外濃厚。慧芸又子細懸想在阿姊家中玉樓殷勤的情形，當時不覺得此時纔曉得那正是他的戀愛表示。想來想去，推無可推，便也允許做陸玉樓的未來之妻了。可是慧芸却提出了

一個條件目前雖然訂婚結婚的時間須待玉樓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以後一層呢免除早婚的弊竇二層呢不致因婚姻問題妨害了雙方的學業進步慧芸阿姊道這理由很正當我想玉樓不但贊成而且要分外的佩服你呢

慧芸阿姐回陸家一說說已經慧芸允許了陸玉樓的歡喜自不必說他嫂子又將慧芸的條件說明陸玉樓更是贊同不過陸玉樓却也提出一個對等的條件他要求未結婚前可以雙方通信盧慧芸也允許了兩家主婚人擇了一個日子用舊時的儀式行了訂婚禮陸玉樓和盧慧芸只要精神上是自由結婚那習慣法上的方式也不加反對可是從此以後

玉樓和慧芸開始的通信天地間文字這件東西真有莫大的力量他們兩人自從通信以後那情感更一天比一天的濃厚加之他兩人的書翰文也很條達邇朗所以雙方胸中蘊蓄的感想全可以借此宣洩無遺那時候陸玉樓固然是除了愛慧芸以外沒有一個可愛的人盧慧芸也是除了陸玉樓以外沒第二個知己那情書的往還綿密也就可想而知兩個人除了上課讀書只有寫情書是頂要緊的一件事凡是青年男女有了通信書資格以後普通狀態都是如此也不是他二人的始作俑者

但是盧慧芸每次和陸玉樓通信當中夾雜了許多勸他勤學上進的話陸玉樓有時回信來說些校中

功課吃力露出許多學業上頹唐的話。盧慧芸却很批評他的不是。叫他不要畏難。要努力。陸玉樓也是一個倔強男子。見着了這些規誡的論調。有些慚愧。愈加奮恨。不免格外勉力的用功。其中算學一門。可憐。陸玉樓的腦筋。實在追趕不上。教師有幾個問題。陸玉樓竟答不出來。寫信去問盧慧芸。慧芸隔了一天。復信中已附着答案回來。因此陸玉樓格外的逾分驅使他的腦筋。起初還。不覺得。久而久之。可憐。陸玉樓竟病了。病不多時。竟沈滯起來。初病。還能扶病作書。後來纏綿牀第。只能看他未婚妻的來信。不能握管作一字的回答。陸玉樓的煩悶。悽楚。也就可以想像得之到了。這時候。陸玉樓的父母全慌了。聽聽

醫生的話。曉得兒子十成有八成沒希望了。有人說。玉樓的病。原在用心過度。在懷想情人。如今暫時不上課。這第一層的病。已好。只須他心愛的盧慧芸來使他朝夕見面。又可以醫他第二層的病。再濟之藥。石或者可以望好。玉樓父母也以為然。一面去探探。玉樓的意思。誰知玉樓流下淚來。道如能將慧芸接來。使我和他見一面。將我胸中所有信中所無的話。說了我便死也。瞑目只恐怕盧家拘牽舊俗。不肯讓他來罷。玉樓父母見了這樣情形。格外傷心。不得已。變通辦法。仍就叫他大媳婦以阿姊的名義接慧芸來。盤桓些時。誰知慧芸的母親竟回絕了。說不便來。慧芸的阿姊迫於姑章的命令。沒法子自己到杭州。

去。向。慧。芸。說。明。白。了。請。他。去。的。內。容。又。詳。細。告。訴。了。他。玉。樓。的。病。中。實。況。慧。芸。與。玉。樓。的。情。感。兩。人。如。一。自。然。也。是。悲。痛。到。極。點。說。不。了。靦。颯。這。句。話。向。母。親。再。三。的。要。求。要。與。玉。樓。見。一。見。母。親。也。拘。他。不。過。慧。芸。便。隨。着。阿。姊。到。陸。家。來。了。

慧。芸。看。見。玉。樓。委。頓。在。榻。上。真。是。骨。瘦。如。柴。與。從。前。未。訂。婚。以。前。見。面。真。是。兩。人。世。間。的。人。看。見。親。朋。壽。終。也。不。過。一。哭。而。已。越。是。看。見。他。至。親。至。愛。的。人。在。那。將。死。未。死。之。際。那。種。傷。心。方。算。得。有。『慘』。字。的。價。值。慧。芸。不。幸。竟。身。受。了。這。種。苦。痛。慧。芸。來。時。玉。樓。神。志。還。清。尙。能。說。話。兩。人。也。避。不。了。什。麼。疑。疑。緊。緊。的。握。着。手。四。隻。眼。睛。裏。滿。涵。了。淚。珠。不。會。滴。下。來。衆。

人。見。了。也。只。覺。是。一。種。慘。境。旁。邊。人。湊。上。去。勸。玉。樓。說。不。要。難。過。盧。小。姐。來。了。可。以。陪。陪。你。替。你。照。應。照。應。醫。藥。不。久。病。就。可。以。漸。漸。的。好。了。玉。樓。也。只。得。點。點。頭。眼。睛。望。慧。芸。的。身。上。望。了。一。望。又。望。自。家。病。牀。上。下。望。了。一。望。搖。了。兩。搖。頭。閉。着。眼。睛。一。聲。也。不。響。這。是。慧。芸。第。一。日。初。來。的。情。形。

隔。了。五。六。天。慧。芸。仍。舊。住。在。陸。家。玉。樓。的。病。也。不。見。好。也。不。加。增。慧。芸。却。不。離。玉。樓。的。左。右。替。他。調。進。湯。藥。玉。樓。精。神。好。些。時。候。也。曾。和。慧。芸。作。過。幾。次。長。時。間。的。談。話。那。談。話。的。慘。澹。也。不。必。題。不。過。玉。樓。有。兩。句。最。緊。要。的。話。向。慧。芸。道。你。愛。我。我。永。遠。感。激。永。遠。紀。念。以。後。的。你。不。要。因。爲。我。誤。了。你。你。是。個。開。通。的。

不要拘於一時的哀感犧牲了前途的幸福使我對你永遠抱歉慧芸也有幾句簡單的話答道我的心已屬你了這便是我的幸福以外的幸福我永遠不希望了

又隔了兩三天玉樓得着空便對他父母說明了慧芸矢志要替他守貞的話如果他死了要求父母第一要替他立嗣第二應分給他的財產悉數付給慧芸玉樓的父母也一一含淚允許了玉樓又乘着沒人在病榻的機會檢出枕頭邊一幅絲巾他竟咬開中指瀝血寫了『海枯石爛此情不死』八個字玉樓是久病的人血液已虧禁不起再出血頓時暈了慧芸進來好容易將他救轉已是雪上加霜大傷元

氣指指絲巾又指指慧芸好像教他收好了的意思不多時候玉樓竟瞑目死了

玉樓死後慧芸便正式的向玉樓的父母提出替玉樓守貞的意見玉樓的父母雖口頭上感謝他心中却還不敢十分相信暗地裏託他的阿姊去勸誠他說守貞這件事很不容易不能有一毫勉強與其將來種種痛苦或者生出枝節不如現在立定宗旨好在他與玉樓並未正式結婚儘有進退餘地旁人也不能議論當時慧芸態度仍是堅忍不拔表示永久不渝並且很埋怨他阿姊說親如手足難道不知道自家妹子的性格這類事體不是再三的考慮也決不會輕於出口宛同兒戲的

從此以後。盧慧芸。便算是陸玉樓的孀妻了。披麻戴孝。也是題中應有之文。惹得許多親戚朋友。紛紛議論。道不想女學堂裏開通的人。也會實行抱牌位。做

親的。謬舉。可敬。可怪。又有人說。這是他箇人對於死者的。情感。響應。並非爲什麼禮教所拘束。可是。又有一派人。背後議論。說這是慧芸。一時的情感。激動他。年紀。這樣。輕。相貌。這樣。美。才調。這樣。好。他自己。雖是。古井。無波。恐怕。難免。有人。要吹。皺。春水。呢。這些。議論。正是。紛歧。龐雜。言人人殊。盧慧芸。也未嘗。不聽見。但是。他。但有一。笑置之。心想。我。保持。我。箇人的。『貞操』。我有。我的。完全。主權。誰。也不能。干涉。我。只要。自矢。堅貞。也。管。不了。他們。論長。說短。……咳。可憐的。盧慧。

芸。他。話。雖。如此。說。不想。沒。到。幾。時。他的。前途。便。生出。變動。出來了。

中國。舊。時。代的。社會。對於。守。貞。節。的。婦女。卻。非常。的。尊崇。可是。尊崇。極。了。又。生出。許。多。忌。諱。的。問題。出來。什麼。喜。慶。的。會。集。也。不。許。寡。婦。參加。什麼。歡樂。的。場所。也。不。許。有。寡。婦。的。蹤。跡。差不多。視。寡。婦。爲。一種。不。祥。之。人。在。中國。的。社會。寡。婦。的身。分。雖。極。優。崇。寡。婦。的地位。可。甚。難。自。處。那。新。寡。的。青年。婦女。一般。社會。上。以及。家庭。中。人人。皆。動。了。憐。憫。的。思想。自然。格外。的。優。加。敬。禮。待。到。三。年。五。載。以後。人人。視。那。寡。婦。也。不。甚。以。爲。奇。髻。寡。婦。身。分。是。他。命。中。注。定。守。節。是。他。當然。應。盡。的。義務。那。社會。上。和。家庭。間。的。待遇。也。

漸○漸○淡○了○可○是○那○忌○諱○的○方○式○可○愈○來○愈○多○所○以○中
 國○的○寡○婦○維○持○本○身○的○貞○操○到○毫○不○困○難○可○是○以○寡
 婦○的○環○境○凌○逼○起○來○實○在○處○處○予○人○以○難○堪○古○今○來
 飲○泣○吞○聲○的○婦○女○葬○送○在○淒○苦○幽○鬱○的○境○界○不○知○凡
 幾○即○如○盧○慧○芸○女○士○因○爲○和○陸○玉○樓○有○情○義○上○的○結
 合○矢○志○給○他○守○貞○那○是○最○好○的○一○件○事○了○誰○知○守○節
 這○件○事○不○是○單○純○的○一○件○事○處○處○要○和○淒○厲○的○環○境
 奮○鬥○必○定○要○將○自○己○的○生○趣○完○全○斲○喪○淨○盡○宛○如○槁
 木○死○灰○方○能○合○上○寡○婦○的○資○格○盧○慧○芸○是○一○箇○活○潑
 潑○的○女○學○生○但○知○道○道○德○上○貞○操○的○觀○念○一○切○社○會
 上○的○忌○諱○家○庭○間○的○困○難○他○當○然○一○些○不○知○自○做○了
 寡○婦○以○後○漸○漸○的○親○嘗○起○來○也○漸○漸○感○覺○不○便○別○的

不○必○提○單○說○那○至○親○如○手○足○的○阿○姊○現○在○每○天○見○面
 不○過○談○了○三○言○兩○語○便○回○房○與○姊○丈○親○熱○去○了○翁○姑
 更○是○隔○着○一○層○但○有○束○縛○的○論○調○沒○有○親○密○的○愛○護
 如○是○者○約○摸○有○一○年○光○景○恰○巧○慧○芸○的○母○親○到○上○海
 來○探○望○女○兒○一○見○慧○芸○這○樣○憔悴○可○憐○的○樣○子○不○由
 老○淚○縱○橫○慧○芸○看○見○母○親○哭○了○止○不○住○的○痛○哭○起○來
 他○母○親○是○一○箇○上○年○紀○的○人○深○曉○得○寡○婦○的○痛○苦○心
 中○本○不○以○他○女○兒○代○未○婚○夫○守○貞○爲○然○但○是○大○節○凜
 然○其○志○可○嘉○也○說○不○出○一○箇○不○字○現○在○既○到○這○步○田
 地○也○更○說○不○出○一○箇○不○字○看○見○女○兒○這○等○模○樣○又○不
 忍○看○他○磨○竭○至○死○於○無○法○之○中○想○出○一○箇○法○子○來○和
 親○家○母○商○議○接○慧○芸○回○母○家○去○住○些○時○候○散○放○心○略

爲○減○少○些○悽○苦○的○境○界○以○後○每○年○半○年○住○陸○家○半○年○
住○盧○家○變○換○變○換○空○氣○比○較○上○可○以○愉○快○些○慧○芸○的○
翁○姑○也○無○不○可○當○下○慧○芸○便○隨○着○他○母○親○回○杭○州○
慧○芸○的○杭○州○住○宅○在○金○芝○蔴○巷○本○是○他○父○親○遺○留○下○
來○的○老○宅○子○他○的○住○宅○緊○隣○便○是○一○箇○赫○赫○的○鎮○守○
使○林○國○規○的○邸○第○講○到○這○林○國○規○也○是○光○復○以○後○嘯○
起○的○人○物○以○前○的○歷○史○也○無○從○考○證○現○在○他○邸○第○之○
中○但○有○一○位○如○花○似○玉○的○愛○妾○名○叫○鳳○梧○他○愛○妾○的○
名○字○爲○什○麼○流○傳○到○外○面○來○呢○因○爲○鳳○梧○的○前○半○段○
歷○史○雖○是○小○家○碧○玉○實○際○上○可○很○帶○着○些○娼○妓○的○色○
彩○鳳○梧○兩○箇○字○正○是○他○從○前○有○口○皆○碑○的○芳○名○呢○鳳○
梧○自○從○嫁○了○林○鎮○守○使○以○後○真○所○謂○享○不○盡○的○榮○華○

富○貴○那○也○不○消○說○得○因○爲○與○盧○家○緊○鄰○古○人○有○句○話○
叫○『○遠○親○不○如○近○鄰○』○所○以○鳳○梧○常○常○到○盧○家○來○走○
走○盧○慧○芸○回○來○以○後○鳳○梧○見○了○他○又○是○憐○惜○又○是○傾○
佩○又○是○歡○喜○鳳○梧○是○箇○生○就○伶○牙○俐○齒○的○人○和○慧○芸○
問○長○問○短○起○來○慧○芸○是○一○箇○胸○襟○坦○白○的○女○子○便○也○
和○他○說○箇○不○休○一○次○二○次○三○次○五○次○漸○漸○的○愈○加○親○
密○鳳○梧○又○常○邀○慧○芸○到○他○御○第○中○去○有○時○林○鎮○守○使○
出○省○去○檢○閱○軍○隊○鳳○梧○一○箇○人○在○家○寂○寞○爽○性○留○慧○
芸○在○那○裏○住○上○幾○天○總○之○慧○芸○和○鳳○梧○竟○結○成○了○相○
親○相○愛○的○知○己○因○此○把○自○己○的○悲○哀○境○況○也○暫○時○拋○
撇○了○許○多○面○孔○上○的○顏○色○也○漸○漸○迴○復○到○容○光○煥○發○
的○地○位○不○似○在○陸○家○那○樣○憔悴○憂○傷○的○氣○色○了○

林鎮守使所往來的賓客不消說得自然是一班軍閥武人了好在天下承平外侮不來國中的軍閥除掉索餉以外沒一些事體樂得招致同胞看花醉酒享那垂暮英雄的溫柔幸福所以林鎮守使的邸第座上客常滿衆客之中有一位崔將軍論他的爵位卻在林鎮守使以上論他的軍權也實在林鎮守使以上論他的年齡比林鎮守使小了十多歲雖是手握軍符呵叱千軍還是一箇三十上下的白皙少年呢與林鎮守使總算是患難的弟兄如今乘時應運大家全貴顯了自然是朝夕相聚林鎮守使的愛妾鳳梧崔將軍也是司空見慣的內外更無避忌往來愈形熱鬧恰巧這一日盧慧芸從林鎮守使上房裏

出來走過轎廳頂頭碰見崔將軍幾乎撞箇滿懷慧芸臉上紅了一紅低頭過去也不理會可是崔將軍見了慧芸差不多是風魔了張解元心想這樣雅宜人風流倜儻的婦人到沒見過呢也顧不得轎廳上立着許多執槍持戟的護兵馬弁立住了脚迴過頭去飽看慧芸的苗條後影直等慧芸走出了大門方纔拔腳進去見了林鎮守使忙問剛纔出去的少艾是誰林鎮守使道我們小妾往來的小姊妹很多究竟是誰我還弄不清呢崔將軍道趕緊請你進去問一問林鎮守使笑道不必我去問問了恐怕還不要領我們還是到上房裏去坐你和小妾開直接交涉罷他們兩人一晌開頑笑慣的也不以爲奇崔

將軍呵○呵○笑道○不敢○不敢○便○一○齊○走○往○上○房○見○過○鳳
梧○將○軍○忙○將○剛○纔○所○見○的○人○衣○服○式○樣○身○裁○面○孔
一○和○鳳○梧○說○了○問○那○人○是○誰○鳳○梧○笑○道○將○軍○忽○忽
一○看○怎○記○得○這○樣○牢○崔○將○軍○也○笑○道○記○不○牢○也○不○來
問○你○了○鳳○梧○道○哦○我○道○問○的○是○誰○原○來○就○是○隔○壁○的
盧○小○姐○便○接○着○將○盧○慧○芸○的○身○世○從○頭○到○尾○細○說○了
一○遍○崔○將○軍○聽○罷○默○然○了○半○日○歎○口○氣○道○唉○可○惜○可
惜○這○樣○絕○世○人○材○竟○這○樣○的○輕○輕○斷○送○了○嗎○老○天○也
太○糊○塗○了○鳳○梧○道○我○也○這○樣○說○常○常○勸○他○不○要○這○樣
頑○固○堅○執○起○初○他○還○要○古○板○現○在○被○我○勸○勸○他○活○動
了○好○些○也○肯○到○我○這○裏○來○打○打○牌○也○肯○和○我○出○去○看
看○戲○了○崔○將○軍○道○他○會○打○牌○嗎○我○們○現○在○不○是○三○缺

一○嗎○你○可○差○人○去○邀○他○來○入○局○鳳○梧○笑○道○那○是○不○行
的○他○打○牌○是○和○我○們○女○人○打○牌○不○是○男○女○合○演○你○想
平○白○地○拉○他○和○一○箇○陌○生○的○男○人○打○牌○我○猜○他○一○定
不○肯○請○他○來○萬○一○不○肯○豈○不○弄○殮○了○下○次○更○不○好○說
了○崔○將○軍○又○歎○口○氣○道○那○不○是○絕○望○了○麼○鳳○梧○笑○迷
迷○道○真○要○打○打○牌○那○也○不○難○不○過○不○能○性○急○最○好○將
軍○和○他○有○意○無○意○的○在○這○裏○見○幾○面○大○家○混○熟○了○湊
桌○馬○雀○消○遣○消○遣○似○乎○也○沒○什○麼○關○係○崔○將○軍○聽○罷
連○連○點○頭○林○鎮○守○使○在○旁○也○笑○道○鳳○梧○看○不○出○你○到
會○拉……正○說○到○這○裏○外○面○走○進○一○箇○丫○頭○來○道○外
面○黃○旅○長○和○江○副○官○到○了○崔○將○軍○道○我○們○外○面○坐○罷
遂○和○林○鎮○守○使○出○來○崔○將○軍○欲○出○上○房○的○時○候○還○對

崔將軍妾

一四

鳳梧拱拱手道拜託拜託鳳梧也笑着點頭
鳳梧自從受了崔將軍的委任以後見着慧芸便有
意無意的談起崔將軍慧芸是常常在報紙上看見
崔將軍的名字如今聽見鳳梧說起也是漫聽漫應
不以為意鳳梧又盛稱崔將軍的才能出衆武藝超
羣簡直要說崔將軍是韓信復生周瑜再世凡此種
種鳳梧具有深心無非要增加慧芸對於崔將軍的
信仰心罷了

不脫書生本色呢第一次崔將軍和慧芸但說了些
普通應酬話慧芸坐了不久也便告辭也沒什麼特
異的表現說也奇怪崔將軍自從和慧芸見過以後
差不多天天到鳳梧房裏候着慧芸慧芸是天天去
慣了的所以因此也天天見着崔將軍慧芸與崔將
軍也一天比一天的熟識起來不像初見面的時候
生澀羞赧了
又隔了好些時候鳳梧臨時又邀了一位小姊妹連
同林鎮守使崔將軍四箇人打牌恰巧慧芸走過來
鳳梧推說有事立起來讓慧芸替他代打幾副慧芸
窘住了便替他代表在慧芸呢做這打牌的代表沒
甚榮幸可是崔將軍的心目中非常的歡迎這代表

呢○可○惜○打○了○兩○圈○鳳○梧○自○己○出○席○代○表○便○退○席○了○崔
將○軍○心○裏○很○怪○鳳○梧○爲○什○麼○不○讓○他○一○直○代○表○下○去
不○免○快○快○可○是○到○了○第○二○天○鳳○梧○沒○請○那○小○姊○妹○正
式○的○請○慧○芸○加○入○馬○雀○戰○團○慧○芸○有○些○猶○預○不○肯○鳳
梧○道○昨○天○已○經○打○過○了○今○天○打○打○也○沒○什○麼○要○緊○橫
豎○有○我○在○桌○又○有○我○們○老○爺○在○內○怕○什○麼○何○况○崔○將
軍○又○是○熟○人○呢○慧○芸○拗○不○過○便○坐○下○去○打○牌

第○三○天○慧○芸○到○鳳○梧○那○裏○來○得○早○些○坐○了○一○刻○便○要
回○去○鳳○梧○道○爲○什○麼○這○早○就○走○昨○天○不○是○約○定○今○天
原○班○再○打○牌○麼○崔○將○軍○一○會○兒○就○來○了○怎○麼○可○以○失
約○慧○芸○搖○搖○頭○道○我○想……不○打○了○說○着○粉○頸○便○低
垂○下○去○鳳○梧○也○詫○異○起○來○子○細○問○什○麼○原○故○慧○芸○忸

忸○道○別○樣○沒○有○什○麼○不○過○鳳○梧○道○不○過○怎○樣○慧○芸○道
不○過○崔○將○軍○不○大○老○實○脚○在○桌○子○底○下○常○常○要○碰○來
碰○去○說○罷○臉○也○紅○了○鳳○梧○聽○罷○呵○呵○一○笑○道○這○有○什
麼○要○緊○這○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體○這○是○他○們○軍○人
的○本○分○因○爲○在○操○場○裏○上○馬○下○馬○操○慣○了○所○以○坐○下
來○坐○久○了○兩○條○腿○兀○自○在○那○裏○亂○動○不○瞞○你○說○我○頭
兩○次○和○他○們○師○長○旅○長○一○塊○兒○打○牌○他○們○也○是○這○般
脾○氣○我○嚇○得○把○兩○條○腿○沒○處○躲○藏○也○不○知○他○們○是○什
麼○心○肝○用○意○後○來○慣○了○也○不○以○爲○異○你○莫○錯○疑○了○崔
將○軍○慧○芸○經○他○這○一○解○釋○便○亦○不○在○意○中○這○日○仍○舊
和○崔○將○軍○一○桌○打○牌○如○此○一○連○幾○日○崔○將○軍○也○每○天
來○盧○慧○芸○也○每○天○來○彼○此○之○間○就○有○一○箇○心○電○在○那

裏傳遞男女的情懷本來有種說不出的微妙的意思要是盧慧芸心中沒有意思他也不會天天到林鎮守使家裏去了

轉瞬過了六七箇月盧慧芸住在母家的期限早滿了上海的陸家便遣人來接他回去你想慧芸現在成日價的在林鎮守使家中和鳳梧打得火熱固不必說就是起初不在意中的崔將軍如今也和自己意見融洽談笑風生一時驟然離開了好像有些說不出的難過何況回到上海又是生投入愁雲慘霧的牢籠愈加不願意了當時遂一五一十的和鳳梧說了鳳梧聽罷忽的流下兩串急淚力勸他莫回上海慧芸道回去固然沒事不去又似乎說不過去

鳳梧道你也不必說不去推說老太太有病須你服侍過了今年再說罷我們姊妹們難得混熟了走一走我要冷靜死了慧芸心中本不願回上海聽了鳳梧的話正中下懷便依計而行打發了陸家來接的人回去可是天下事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慧芸終日在林家天天和張將軍李將軍打牌的情形那裏瞞得住人那上海陸家來的人早已耳熟能詳又看見少奶奶不肯回去格外證實謠言不虛回去以後除將慧芸交代的話正式報告以外又一五一十將慧芸的行動舉止一本奏上陸玉樓的父母兄嫂聽了但有一聲短歎陸玉樓的母親背着人對他大媳婦道你家妹妹我早已曉得他是時髦青年人那

裏守得住大媳婦聽了也只有低頭不語心中微微的怨道妹妹呀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又隔了好些時候盧慧芸和崔將軍的關係愈來愈深外面空氣也愈過愈緊陸玉樓的父母耳朵裏也充滿了不愉快的材料老夫婦按捺不住便派人間接授意給慧芸的母親說慧芸能守便請回去守不能守還是大家走散免得陸家擔着不好聽的名氣只要不算陸家的人陸家也就可以不問了這消息還沒傳過去崔將軍已在那裏積極進行了切實拜託了鳳梧爽快快說是要娶慧芸了鳳梧道你和慧芸的資格可以說得上說這句話不過慧芸那人是心高氣傲的我也曾探過他口氣要叫他來做你

的妾糊裏糊塗的租一處小房子就算成功恐怕他不肯呢况且將軍你那太太很兇嵯縣有名的母夜叉萬一事前沒得一箇正式解決將來慧芸固然不得了就是將軍恐怕也體無完膚豈不大家沒趣崔將軍道不要緊我那母夜叉雖兇我前幾箇月已經將他打發到嵯縣山裏去了舊式的婦人只要有錢就可以塞住了他的嘴我想以後按月寄一千塊錢去他一定歡喜得口也合不攏一面我再請我們老太爺和老太太也不必來省和母夜叉一同住在嵯縣山遙路遠就有點什麼風聲他也不會曉得我和慧芸的事便可以放手辦了說罷又重託了鳳梧鳳梧笑道我替將軍這樣的幫忙事成之後何以爲報

崔將軍笑道：「我來替你做箇老林的外面監督罷。這次要不是我來透消息給你，上海那箇花吟湘早已要進門奪了你的這把虎皮交椅了。」

這時候陸家拒絕慧芸和崔家歡迎慧芸的兩種信息一齊正式輸入慧芸耳朵來了。慧芸是箇聰明人，外察流言，內觀大勢，曉得陸家在所必離，離了陸家，除卻崔將軍，又將誰嫁？況且前前後後澈底思量，自己爲什麼弄到如此地步，不是崔將軍的關係嗎？慧芸自始至終穿插其間，不是具有深心嗎？想到這裏，對於鳳梧也不知應該是怨恨，也不知應該是感激。可是一轉念到陸玉樓以前的事，病榻呻吟，執手鳴咽，羅巾題血，如在目前，心中又不知是應該怎生的。

安排慧芸這一場思考結果，只落得羅衾掩泣，足足的哭了大半夜。那枕邊的珠淚，總算是對於陸玉樓最後的報酬品了。

不多幾時，慧芸「離陸」「嫁崔」的手續俱已完備。內幕的主持人物，自是鳳梧獨力擔任，布置一切，自有崔將軍手底下的一班走狗料理。崔將軍和慧芸正式結合那一天，因恐招惹省城當道的耳目，卻到上海去舉行的。禮節雖不繁重，可以算得一半是正式結婚，辦法迥不是祕密行動。討一箇小老婆的方式和慧芸呢？總算嫁與崔將軍爲妻，在崔將軍口頭和心坎上也承認慧芸是他的正式夫人。他的部下也樂得仰承上意，公上夫人尊號，不過那無情的法

律上崔將軍的第一箇妻子在那未與崔將軍離婚以前仍不能承認慧芸是崔將軍之妻只能算崔將軍之妾罷了

誰知好事多磨崔將軍和盧慧芸結婚纔過了蜜月江西一方面忽起了軍事省城的督軍因爲崔將軍素有殺敵之能便派崔將軍帶領人馬前赴江西攻剿在從前的崔將軍原不怕什麼戰事一奉出發的命令格外歡喜一則可以多開支些開拔費臨時費恩餉等類不無增加些財產二則統兵出外軍權更大所過之區可以爲所欲爲好不自在無如現在有了這位千辛萬苦得來的沉魚落雁美人怎肯捨得遠征依崔將軍的意見很想謝絕這差使不去還是

盧慧芸勸道將軍自以國事爲重如果抗命不去現在的法雖奈何你不得可是清議難逃人家一定要歸罪於我了崔將軍一想也不錯不過生生的和慧芸離開又有些捨不得不得已便帶了慧芸出發這時候的慧芸真算是一箇壓寨夫人了說不盡的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崔將軍到了江西邊界軍事上到也得手有一天不知怎樣喫醉了痛鞭了一名隨身的護兵那護兵不是別人正是崔將軍家鄉的老鄰居來伺候將軍想做昇仙的雞犬平日崔將軍待他很厚不知怎樣這日酒能亂性竟打得這護兵皮開肉爛第二天又將他擡出營門他只得拚擋行李回嶺縣去了到了嶺

縣少不得要去見見崔將軍的。老太爺訴苦一番。因為他來當兵的時候是崔老太爺薦來的一見崔老太爺還不打緊不知怎樣。又見着崔將軍真正的鄉下夫人被夫人一再盤駁。遂不知不覺的將崔將軍迎娶。慧芸隨帶從軍的事。從頭至尾說了出來。崔夫人聽了。真是三尸神暴燥。七竅内生煙。不由分說的。第二日帶了一大把銀子。兩箇用人。動身往江西向崔將軍興問罪之師。

崔夫人露宿星奔。路過省城。早已有人聞風報信。趕先到江西去報告崔將軍。崔將軍這一嚇。非同小可。真合着舊戲上所謂『大事不好了』。這時候參謀當中又尋不出一箇當年穿針引線的鳳梧。想一條

退兵之策。不得已。只有與慧芸商量。慧芸道。他來我負荆請罪。服臣妾之禮也。就完了。崔將軍道。使不得。那母夜叉不可以理喻的。還是暫避兇鋒的好。慧芸沒法也。只好依着崔將軍的策。略連夜派了幾名幹役悄悄的送回省城。安頓崔將軍一面。又親自寫了一封信。重託林鎮守使和鳳梧仔細照應。保護那慧芸。蒼皇就道。臨歧惜別的情形。主帥歎歎。差不多要引起三軍墮淚了。

沒有幾天。崔夫人到了大營。到處搜索。撲了箇空。憤無可洩。也不想回。驟竟堅守大營。實行監督。主帥崔將軍口中說不出心中的忿恨。自不必說。依着他的性子。恨不得將他這母夜叉綁出轅門外。鎗斃方洩。

心○頭○之○火○可○是○軍○法○不○能○通○用○到○他○醋○海○風○波○上○去○也○只○索○罷○了○因○此○因○忿○成○憂○積○勞○成○疾○臥○病○軍○中○接○兵○不○動○他○那○鄉○下○夫○人○還○說○他○是○假○病○成○日○價○的○和○他○鬧○箇○不○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崔○將○軍○因○病○重○不○能○問○事○前○鋒○有○一○標○人○馬○先○投○降○敵○人○倒○戈○相○向○起○來○崔○將○軍○這○一○氣○更○是○火○上○加○油○崔○將○軍○的○病○也○一○天○沉○重○一○天○等○到○崔○老○太○爺○趕○到○崔○將○軍○每○天○只○能○在○清○晨○說○幾○句○話○崔○將○軍○這○時○候○和○他○老○父○說○請○老○父○和○他○鄉○下○夫○人○說○可○否○將○慧○芸○接○了○來○見○我○一○面○我○就○感○激○不○盡○死○而○無○怨○做○兒○子○一○生○事○業○雖○不○能○算○榮○宗○耀○祖○也○不○能○算○是○不○肖○子○孫○這○一○點○作○爲○最○後○之○請○求○請○夫○人○照○准○罷○他○老○父○含○淚○點○頭○誰○知○和○

他○媳○婦○說○那○鄉○下○夫○人○冥○頑○不○靈○竟○不○答○應○他○說○我○家○將○軍○這○條○命○就○生○生○的○送○在○這○賤○人○手○內○他○若○來○時○我○只○有○以○手○鎗○相○見○也○算○是○替○夫○報○仇○老○父○見○說○不○通○便○回○復○了○崔○將○軍○崔○將○軍○曉○得○今○生○今○世○沒○有○再○與○慧○芸○見○面○的○希○望○心○中○想○道○我○壞○破○了○他○的○貞○操○並○不○能○增○加○他○的○幸○福○我○良○心○上○分○外○對○他○不○起○心○中○兀○自○想○一○面○流○下○了○幾○點○英○雄○眼○淚○也○總○算○是○對○於○他○愛○妾○盧○慧○芸○的○最○後○報○酬○品○了○崔○將○軍○的○兒○耗○傳○到○省○城○盧○慧○芸○的○痛○哭○悲○哀○自○不○必○說○不○多○幾○時○崔○老○太○爺○和○崔○夫○人○扶○着○崔○將○軍○的○靈○輜○回○籍○安○葬○路○過○省○城○少○不○得○要○設○靈○開○吊○崔○夫○人○尋○着○了○林○鎮○守○使○要○覓○盧○慧○芸○的○所○在○宣○言○要○帶○

崔將軍妾

二二

他○回○去○守○節○報○答○將○軍○林○鎮○守○使○早○已○和○崔○將○軍○幾
箇○知○己○朋○友○以○及○感○恩○圖○報○的○部○下○商○量○好○了○不○肯
將○慧○芸○交○出○來○以○免○他○帶○回○縣○山○裏○支○解○起○來○發
洩○他○的○醋○勁○只○推○說○慧○芸○已○歸○母○家○不○知○去○向○這○樣
下○臺○崔○夫○人○見○鬧○無○可○鬧○也○只○得○回○縣○山○裏○好○在
崔○將○軍○典○軍○多○年○掙○下○不○少○的○山○林○田○地○做○一○箇○故
將○軍○的○夫○人○也○足○以○威○風○一○世○而○有○餘○呢
可○憐○的○慧○芸○既○不○能○送○崔○將○軍○的○終○又○不○敢○到○崔○將
軍○的○靈○前○一○哭○終○日○以○淚○洗○面○的○靜○悄○悄○的○住○在○西
湖○孤○山○相○近○一○所○高○樓○上○面○這○所○高○樓○是○林○鎮○守○使
和○幾○箇○崔○將○軍○的○故○人○合○資○替○慧○芸○造○的○送○給○慧○芸
作○爲○他○修○心○養○靜○之○所○另○外○又○湊○了○些○錢○存○在○銀○行

裏○每○月○付○些○子○金○給○慧○芸○日○用○林○鎮○守○使○的○愛○妾○鳳
梧○遇○着○風○日○晴○和○湖○濱○打○槳○的○時○候○也○抽○一○空○子○遶
道○兒○來○看○看○慧○芸○見○了○面○也○鼓○不○起○當○年○拉○攏○打○着
牌○的○興○趣○慧○芸○一○天○到○晚○睡○的○時○候○多○醒○的○時○候○少
便○是○起○來○也○不○過○坐○在○一○張○楊○妃○榻○上○呆○呆○的○對○着
鏡○子○太○息○一○回○有○時○候○似○癡○非○癡○的○歎○口○氣○對○鏡○子
道○『唉○盧○慧○芸○呀○你○何○以○如○此○的○薄○命○』○『盧○慧○芸
呀○你○的○一○生○便○如○此○歸○結○了○嗎○』



崔將軍妾軼事

倚虹

余前撰『崔將軍妾』刊本誌第四五六期中客有知崔妾事者謂所記甚翔實持論尤平允頗多見許因談及余所撰者於崔將軍妾軼事記載頗疏爰告我數則客退擇其可發表者述之如左余前記崔妾假定其名爲盧慧芸茲亦仍其舊盧慧芸雅好修飾某年新製一衣以白緞製成西文 A B C D E 等廿六字連綴之鑲滿衣邊衣之過市人詫奇觀於是有『A B C D』之雅號湖濱勝侶無不知『A B C D』之芳名得名之盛不在海上之『F F』下也

慧芸嫁崔將軍後將軍媚之者甚至某日慧將禮佛三竺靈隱間將軍先一日令所部列隊飛來峯前香車旣降健兒舉鎗立正迎送恭恪如待友邦之皇后山僧和南道旁罔知所措行人辟易不敢仰視一奇觀也

崔將軍曾爲慧芸製一輿輿之外觀與常輿不少異輿內製箱貯粉盞脂匣鏡奩香水梳具之屬一一咸備安排妥貼可以就輿內梳裝蘇小油盞香車精巧或不逮遠甚

林鎮守使妾故與某紳女善林妾自諱慧芸後寢與某女疏闕某女頗怨對慧芸時加蜚語崔將軍之夫人發現大秘密某女亦有力焉同性戀愛之相妬亦大可研究之問題也

慧芸在小學校時修潔爲一校冠尤喜衣縞素衣同學有調之者輒呼曰『小孤孀』芸不以爲忤今成語識

盧家素豐慧芸頗富珍飾依崔後將軍更爲廣置珠寶迨將軍死慧芸密封珠飾藏之弗御林使之妾謂妹何輒櫝而藏慧芸曰薄命人萬念皆空尙忍心問及珠玉珍玩乎林爲惘然

崔將軍既逝崔之舊部故人謀安頓慧芸之所芸自

陳願居西湖傍小青塚畔卒如其意西湖裏湖邇來不少傷心人蹤跡棄婦哀孀相望而居不僅慧芸一人嗟夫一角西湖何幸爲癡兒怨女埋憂地乎

慧芸能文人多見其校中課藝他作流傳甚妙將軍逝後慧芸湖居頗肆力詩詞有過之者見其室中但一榻一鏡一几几上書籍零落而已此外無有也近傳慧芸有湖居雜咏不輕示人同學有得見者謂清怨中人不堪卒讀但記有『楊花帶得南屏影飛過疎簾入硯池』兩語吉光片羽見者珍焉

杭州舍山水外無遺輿處每值夏令青年會舉行電影寫真慧芸恒蒞會縱覽有問芸者何愛此甚芸曰人生世上電光火石一刹那間正如此幕上影余每

夕來觀不殊。日經一世。但覺此心愈淡。人世光陰愈促。耳其襟懷曠朗有如此。

慧芸極達持。『朱天素』甚謹。朱天素爲期甚修。凡五十日。將軍每與共飯。輒黷其破戒。芸不可。固詰之。曰。吾母病時。曾禱於神。持此素終身。以延母壽。已而母果瘳。終身奉此。不敢欺神。且不敢忘母。將軍爲之動容。

崔將軍妾軼事



十月姻緣記

畢倚虹

余於癸亥十一月二十五日民國十三年元旦與亡室汪琇琇女士結褵於上海是日賓從甚盛咸進一卮爲吾兩人賀明日中西報紙都爲文述吾婚儀映印肖像盛致褒美吾與琇琇從憂患中結爲婚媾私心亦竊喜而今而後相期白首尙復何求嗚呼庸詎知琇琇以甲子九月二十一日病卒與吾爲夫婦者爲期才十月吾哭之痛不能殺吾悲吾今謹以至誠追述十月來之狀況以爲親故告

余統計與琇琇結婚之日始迄其逝世之日止凡二百三十九日琇琇之病自五月十九日起纏綿病榻者一百二十一日病中相對已成苦境所謂甜蜜之光陰者僅一百七十二日而已此一百七十二日中吾以職業關係置身家庭以外者一日又耗其半是與琇琇歡笑相共僅僅八十六日而已世間嘉耦以八十六日而永別悲可知矣吾果前知相聚僅此十閱月者吾寧犧牲一切之願望擺脫一切之職業以

十月姻緣記

慰吾瑋瑋矣嗚呼晚矣

瑋瑋得年之二十二亦吾不敢諛瑋瑋有如何之嘉言懿行足爲社會家庭之模楷特此十閱月中瑋瑋之言行在在有予我足以紀念之價值每一迴憶輒不禁涕淚之縱橫也吾元配楊氏遺子女七瑋瑋撫之育之如己出四男慶芳三女慶珊入校肄業以英文算術非所素習插班甚苦瑋瑋於燈下恆親課之五月病作猶力疾爲之故逝世之日兒女環哭相向失聲嗟夫童稚之淚滴滴從天真中流出非吾瑋瑋之慈何以賺此

借游覽瑋瑋輒不喜日出門所見多鬧境不若展卷自娛也余無以強之綜十月中惟侍吾母一觀梅蘭芳劇卡爾登一觀電影邑廟一遊覽吳淞一觀海應親友召晚餐三五次游宴之樂僅此而已

正月借彼歸寧在吳門小住兩日三月初偕往杭州湖山之勝瑋甚喜筍輿瓜艇游眺四日雲棲靈隱盤桓不忍去余杭居臨湖水光山如在几席風景稱最瑋語我曰如此佳境奈何捨去五月病中猶示意欲湖居養痾余漫應之而未踐諾吾負瑋矣

余與瑋瑋結婚後僅在心心攝影一次今春余聞某攝影師技最工要瑋住瑋不欲固強之瑋歎曰人生如露電俄頃消散奚必多留色相余心知其弗祥以

其○慣○喜○作○此○類○衰○瑟○語○亦○弗○之○異○

節○儉○亦○爲○瑋○美○德○余○屢○欲○爲○置○衣○飾○輒○止○我○有○餘○錢○
爲○兒○輩○買○書○籍○文○具○遊○杭○歸○欲○登○車○矣○尙○往○邵○芝○巖○
爲○兒○輩○買○筆○墨○甚○夥○謂○杭○筆○佳○且○值○較○海○上○賤○至○今○
兒○輩○篋○中○筆○墨○猶○未○盡○也○

瑋○瑋○肄○業○兩○學○校○一○杭○州○女○子○職○業○學○校○一○上○海○稗○
文○女○學○皆○能○勤○所○業○爲○教○師○所○許○在○杭○校○試○第○一○得○
獎○聖○蹟○圖○一○嫁○後○瑋○輒○取○以○示○我○在○滬○校○所○爲○文○亦○
爲○同○列○冠○歷○屆○課○卷○教○師○皆○加○密○圈○無○一○竄○易○而○今○
而○後○啓○篋○披○圖○墨○藩○如○新○在○在○皆○我○傷○心○材○料○耳○
瑋○瑋○之○病○初○爲○腹○痛○時○五○月○十○九○日○孕○已○五○月○初○以○
爲○將○流○產○醫○來○謂○胎○甚○安○已○而○起○寒○熱○化○瘧○瘧○又○轉○

傷○寒○纏○綿○至○七○月○稍○瘥○外○舅○汪○晴○初○先○生○來○問○疾○瑋○

猶○強○起○迎○送○顧○是○時○體○已○極○瘦○削○胃○敗○飲○食○甚○苦○醫○
謂○此○胎○氣○無○傷○胎○下○安○矣○飲○藥○輒○嘔○乃○延○西○醫○注○射○
藥○液○日○刺○一○鍼○兩○臂○皆○鍼○孔○瑋○苦○矣○中○秋○夜○腹○更○痛○
忽○下○痢○胎○墮○產○一○女○瑋○微○喜○女○三○日○而○殤○瑋○攬○女○於○
懷○不○忍○釋○強○奪○之○淚○不○可○仰○吾○知○其○鬱○鬱○矣○多○所○慰○
藉○瑋○竟○不○能○解○自○後○痢○更○劇○飲○食○大○減○日○僅○飲○麥○精○
一○甌○余○驚○極○醫○咸○束○手○幸○服○何○君○藥○得○暢○利○之○大○解○
轉○危○爲○安○余○以○爲○沉○寒○積○滯○既○下○降○可○無○憂○飲○食○日○
增○尤○可○喜○詎○九○月○廿○一○日○晨○七○時○以○久○病○元○虛○勢○驟○
變○痰○壅○氣○促○內○風○暴○動○俄○頃○逝○矣○隔○夜○余○尙○調○粥○相○
餉○瑋○飲○啖○自○若○尙○絮○語○良○久○余○四○時○甫○睡○相○隔○兩○小○

時。瑋。已。瀕。危。睜。目。不。能。作。一。語。嗚。呼。悲。矣。

余。友。多。醫。家。瑋。病。作。凡。吾。友。之。知。醫。者。咸。先。後。臨。診。

中。醫。德。醫。美。醫。日。醫。甚。至。催。眠。術。靈。理。療。養。專。家。皆。

一。一。延。致。藥。方。集。之。可。成。一。小。冊。藥。瓶。將。盈。一。筐。竟。

不。能。迴。吾。瑋。之。魂。瑋。似。有。前。知。余。延。醫。輒。阻。我。曰。

勿。爾。余。疾。恐。弗。起。藥。餌。之。費。可。省。則。省。君。之。金。錢。皆。

以。文。字。換。來。文。字。又。君。心。血。所。造。吾。忍。日。飲。君。心。血。

耶。其。言。絕。痛。余。當。時。聞。之。但。有。掩。耳。疾。走。今。茲。迴。憶。

肝。腸。且。寸。斷。

瑋。病。樓。居。疏。簾。斜。日。狀。至。淒。清。每。日。薄。暮。余。治。事。畢。

輒。就。榻。前。小。談。一。日。病。呈。險。徵。而。神。志。絕。清。余。屏。婢。

媪。垂。涕。叩。之。曰。汝。病。似。無。礙。但。脫。有。不。諱。汝。有。最。後。

語。示。我。否。瑋。亦。涕。泣。如。雨。但。搖。首。曰。尙。有。何。說。三。問。

皆。如。此。爾。時。吾。兩。人。握。手。無。聲。惟。淚。痕。相。照。如。是。者。

可。十。分。鐘。此。情。此。景。海。枯。石。爛。不。能。磨。滅。也。

九。月。初。瑋。病。日。殆。余。出。門。瑋。終。日。以。淚。洗。面。家。人。勸。

之。不。聽。一。夕。目。盡。赤。余。歸。問。故。瑋。曰。萬。事。無。待。我。說。

惟。我。姑。愛。我。甚。遠。在。邗。上。今。後。不。能。盡。孝。養。奈。何。余。

應。之。曰。母。以。兵。火。間。阻。不。能。來。大。局。略。定。行。且。視。汝。

瑋。搖。首。曰。我。那。能。待。大。局。一。星。期。後。瑋。竟。不。起。當。其。

念。念。吾。母。時。病。勢。日。有。起。色。初。不。料。竟。成。決。絕。瑋。逝。

後。余。急。馳。稟。告。吾。母。吾。母。得。訊。淚。縱。橫。太。息。曰。噫。天。

胡。奪。我。媳。之。速。耶。

余。與。瑋。訂。定。婚。約。在。西。湖。黃。妃。塔。下。今。年。九。月。雷。峯。

忽圯時琿已病甚不能閱報余轉告之琿色忽變微
喟曰塔猶如此人何以堪

琿久病骨瘦不盈把西醫勸進鷄汁謂功能補血余
命庖人如醫言製鷄汁琿飲數日屏弗進謂吾曰日
殺一鷄滋重吾罪已矣乎琿於宗教於佛爲近戒殺
善念余亦不忍拒嗚呼此一念之善未知我佛慈悲
能令琿靈魂安樂否

病久矣一夕余握琿手見其指甲甚修乃以剪爲之
剪爪吾目短視燈又昏黯剪至左手第四指竟誤剪
指尖琿微呼痛血已沁沁出余大驚急爲裹紮琿見
血滴余襟上轉喜曰吾病至此以爲血枯久矣不圖
猶有此數滴也其言絕痛余又問覺指尖痛否琿曰

一身是病已不知痛苦爲何物余聞言竟無以慰藉
但答余操翹鹵莽孰知此卽最後一次之剪指襟上
之紅斑卽爲永久之紀念耶

琿於文學喜多讀多鈔而少撰作余檢篋除校課文
卷外悉爲鈔本撰作頗稀癸亥三月上海出版之家
庭雜誌中有琿所製小說一篇題名冬閨之夜清微
澹遠爲藝林所許余曩讀此文第覺其意境幽玄而
已琿死後余重翻一過蕭瑟淒厲無一語非語讖驚
心怵目者厥爲述初雪數語

我最愛看初雪瞧他這飄飄蕩蕩很有可憐的
姿勢墮在地面化了微微的一滴水潤了乾燥
的泥塗就算完了雪的責任度了雪的身世

十月姻緣記

六

堆積的乾雪。正是不幸之雪。初雪真能在短少
的時間保持雪的態度。表現雪的精神呢。

琇瑋之魄和淚。寫此正不知將何以報瑋擲筆一歎
但有涕洟悲夫。

明天和你。憑弔這不幸的雪。能夜深風冷。我們
從這冷酷的空氣中。暫且尋一箇溫暖的夢境。

甲子年九月二十九日

倚虹投淚述

罷。

酸澀。淒愴。是不翅爲十月姻婚預爲寫照。嗚呼。文字
之神祕。真不可思議。開卷摩挲。不堪卒讀。

余年來。遭家不造。動多拂逆。每經一度。愴痛恆能強。
自排遣朋儕中。多謂我能達觀。今茲琇瑋之喪。余竟
不能自持。蓋棺之夜。余竟哭暈。瞑然倒地。不自覺。比
甦。益痛澈心脾。乃知悲來填膺。淚不擇地而流。情愛
夫妻。舍淚又無以相報。雖然。熱淚盈升。已不能迴。吾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發行



分發行所

倚虹說集(全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畢倚虹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三六四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大東書局

漢口官廳
廣州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長沙南陽街

新出
名家
小說

中國女海盜

滑稽談話會

戀愛之花

鄉曲趣史

如意珠

情話

一冊
四角

一冊
三角五分

一冊
四角

一冊
四角

一冊
四角

一冊
四角

□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0642B

家

